



09956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徐尚書傳

史部大學文部

國朝

不備

徐尚書者諱弼字世寅蘇之常熟人其先嬴氏封于

徐而子孫散居偃師其遷新鄭者為著族至宋而南

渡居常熟者後為著族及明而有官至侍郎為名臣

者其徙於李墓曰東徐復為著族凡數傳而至鯤鯤

子天民是為尚書祖父皆以尚書貴贈副都御史再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七

贈兵部右侍郎天民家素饒好施予仁義附之有文

夫子四而尚書其最少三歲喪母吳繼母張母之十

四喪父哀毀如成人其伯氏謂仲與叔曰堪輿者言

吾家必大貴而吾與若已弃之農即貴必是子乎吾

曹盍侈力為家而縱使學尚書乃奮自砥勵晝夜讀

書通經術以諸生游太學久之連舉進士出知宜春

縣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謫浙江布政司都事遷

建寧司理同知饒州府進浙江按察僉事遂為其省

右叅議以張淑人憂歸服除補故官河南以按察副

使視楚學事遷雲南右叅政尋轉其省按察使再轉

右布政使移山東爲左尋擢順天尹未上拜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入爲南京工部右侍郎久之以
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治山東膠河未竟改兵
部右侍郎仍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
召爲刑部左侍郎方候代而拜南京工部尚書未上
以言者歸待用於里居二歲而卒尚書之始爲宜春
也其邑人曰相嵩相嵩以貴勢傾天下而其子侍郎
世蕃持父秉益張舍中子橫行州郡莫敢誰何嵩乃
以好飲尚書至半而觴之曰去家遠不能不以付令
君尚書返觴嵩曰去公遠無所從質願以一二家老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七

名示事實之何如世蕃意不懌謂大小數千指孰所
取家老已而肘嵩曰令君言之當授筆嵩書其老二
人名以授尚書尚書至邑過嵩家召其二人出見而
孰視之曰而公命也有所語以告我亡何舍人子橫
行者前後十數輩尚書悉縛而笞之奴迫且絮泣曰
公所言舍人子云何而賜笞尚書曰舍人子何不以
名而僅名彼二人嵩父子聞而弗悅也業已屬之故
不能難而尚書之爲令益謹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
諸所治乎徭賦省刑罰更定約束皆卓然爲他邑冠
臺薦上乃以尺一召而嵩父子欲脩銜而刺之亡所

得列考皆上上陽謂選部郎曰此令本無長而姑以
吾桑梓故借之於是僅得南御史尚書爲南御史則
益諤諤持正論嘗因元日日食上脩省䟽時上已
諱之而䟽所論殊剴直報聞倭警海上又益急江南
民婁中兵而水旱繼之尚書復䟽請寬卹及備倭五
事他論兵計七事多鑿鑿可行部覆亦時持之有著
爲繫令者嵩父子更以爲辭曰一御史不數月而紛
紛乃爾如百御史何即荅旨不令縣官脛痛耶蓋尚
書行而同年楚人王宗茂者亦爲南御史嵩父子置
酒併召之盤殮具水陸宗茂多不能名恠而問尚書
尙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七

三

尚書微笑曰海外物也若何由名宗茂之抵南京未
幾而極論嵩父子具䟽草成以屬尚書尚書爲更定
數字時有所善郎在坐夕別而晨馳一介走報嵩高
以是得爲備而謫宗茂嵩故以疑尚書是郎者復泄
之而疏辭有設宴而水陸畢具皆海外物語乃益恨
尚書屬爲南太宰者曰必爲我一快志於徐某不然
我食且不噍太宰伺求疵不得因大計京朝官示薄
謫而已都事於藩僚最散冗而尚書以謹徃可坐待
遷顧孜孜守法無害趙文華將大軍南征倭至浙而
其督察時尚書所論兵事䟽中頗言其失計甚切文

華恨之而爲故黨尚書入叅謁文華佯怒數他吏以威脅尚書尚書不動乃檄使入賊巢欲餒之賊尚書至而賊已解散乃得免時議者皆稱其屈而高亦頗自悔以私抑其鄉邑令而自樹威尚書用是連得司理及郡丞而益精勤于職爲丞時嘗攝郡禱雨兩澍應拜火火滅郡士入異之譜之詩曰雙異集自是擢僉事而胡莊肅公松爲藩長與尚書語而器異之尋江右大盜起且用兵而胡已遷爲其大帥請於浙之大帥宗憲募義烏兵使裨將戚繼光將而討之以尚書監其軍遂大破賊有白金文綺錫時高父子敗

弁州入續稿

卷之七十七

四

而徐文貞公階當國選部郎陸光祖與尚書善而推轂焉乃得稍視楚學楚地方三千里自喬世寧而外按部無徧者尚書晝夜不停瞬寒暑無寧趾朞月而徧十五郡課試畢輒進諸生而誨之行誼經術人人感畏又表先賢之祠墓如黃叔度周茂叔諸公皆自爲之記至雲南而黔公朝弼者悍而驕不肯循故事歸毋留都而悉傾其嫂橐且錮之又凌侮臺使者臺使者恚甚不知所出尚書時以按察具草上臺請論削黔公爵而亟責其子代署事彼失權無能爲而幸其子之得署事當隱忍不敢爲變臺使者據以聞詔

可黔中遂安同年張天復故嘗參其轄坐臧當即訊尚書憫天復冤委曲爲調停以解其他所行舉鄉約辨疑獄革抽稅省宴會滇人戴之若神明都御史以非所便且謂滇一徐君足而何所用我爲因數使人司尚書事尚書即引疾而左使陳善以書說都御史曰徐君奉明公威靈以攝滇吏民吏民稱徐君賢即歸德明公而明公乃疑其侵權者何也今徐君聞明公之有意督過之且去去則善不能獨留矣都御史愧而止尚書之在滇垂六年而不得移近地時徐文貞在位又講學倡士大夫諸以講學名者皆驟顯貴

而尚書故講學而獨不得移或曰尚書學不盡爲新建而爲閩洛以非徐公指也或曰不然尚書不能事徐公客客無爲游揚者徐公去而爲高新鄭拱幸用事其兩人若水火謂尚書徐皆南人也而獨留滯滇當亡所附麗遂連擢尚書以塞南人意而尚書欲以義報高時給事中笮東光素有狂易病上疏請侈徐并時之所謂賢而與拱忤者盡逐之以媚高會上御朝東光噪於陛法當逮高公爲之以病請得罷不究甫歸里而屬尚書薦起之御史以書來約尚書不聽曰吾聞笮病尚未愈何可薦也東光馳而見尚書尚

書謬謂曰君病尚在醫藥而乃輕出耶高聞之怒曰
徐某叛我使我慚見吾客必逐之會敗乃得免花園
峒賊之在江右者久而剽掠益甚尚書發兵討平之
俘斬以千計捷聞賜白金文綺饒故困於菴而菴於
真紅丸不易自宣德嘉靖間再爲之其費本鉅而數
不成民以數倍償破家比比至是中貴人用侈導

上復行所司爲之尚書方言其不可辭甚苦人以危
尚書 上獨心動爲易淺者饒得以不大破尚書乃

一切爲寬卹而他所請若復臨德倉儲東南餉表革
除死事臣崇祀羅李諸所規畫在國計風教不規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六

一方多報可既轉南而薄其職亡所事事居恒自歎
天子不以時見任使即一旦狗馬之力罷而使從少
年後難矣會江陵相方貴重思立奇功自固而山東
漕河濶羣臣扼腕而談海運尚書爲工部侍郎而其
長劉公應節同年也故山東之萊人從容言海運必
由淮而踰青萊多山能壞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經
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亡覆溺有故陞可
復也尚書與意合各上疏具言其利便尚書遂兼憲
職徃蒞之用軍與法不能亡所募發其人乍見以爲
擾爭言之兩臺臣劉公旣理戎政詔徃勘處鄉人狎

劉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於是尚書乃嘆曰天
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遂罷役而
撫浙之命下矣江陵尚服尚書果勢壯往而是時海
鹽之隄壞浙之東西亡所不濱海而海鹽拒之不能
半里許當宋時累石爲隄厚十餘丈每丈費五百金
隄一決則滄潮入而數百里稻田亡弗腐者至是以
屬尚書與監司合茨脩築之凡二十餘里大率費減
省於舊十之七而堅壯勝之復濬內濠廣六七丈袤
與隄等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有副而倭奴復來
犯寧台間尚書督舟師逆擊之鹵級百賜如海隄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七

上將舉大婚司禮中貴人來責御服袞繡禕翟諸女
紅費十倍於昔尚書爲委曲調處不足則議加斂尚
書曰民力竭矣奈何疏請於上俾司農將作損帑以
紓之浙人少安尚書於浙治狀非一然其大要在裁
冗食汰冗兵他供億減節以一身先之郵傳達官還
往雖造請不廢然宴不過五簋餽食不過筭器而已
又爲三辦法以定租調姦吏不得指爲姦窟於是浙
人益大安而終以纖嗇少縱舍不能盡合貴勢心雖
再遷至入坐甫離事而言者有所齟齬初江陵之遘
災而奪情也

天子爲之杖謫諸沮止者而尚書

爲書草大指謂即奪情不可以無奔喪即沮止者之不當不可以重致罪與廷尉陸公光祖約以上江陵而尚書先之江陵弗悅也是以有里居命亡何而事大白臺使者亟薦之遂預推南司寇而尚書以齒風不數日卒矣春秋六十有三尚書性孝友事諸兄若父諸從子若子其里居亟爲郡邑言利弊暱昵亡非爲閭里福者而於姻族惇深矣樸素自喜居平食不再肉一布衣至三澣而未嘗不整冠服左準右繩動止有禮然其自治嚴而待客則藹然談咲若春風尤重友誼尚風節御史宗茂已物故而行部至其邑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七

八

遺孤而撫之沈少卿懋孝持奪情事戍嶺外道過浙尚書出視無所避爲之治薪粲而貽書嶺外之大帥人或以憾尚書弗顧也雖不盡爲新建學至所推賢惟新建嘗上書請從事孔廟廷議有抗沮者辨之頰盡赤於物無所不慈而尤惡殺居恒謂太宰最鉅而最有益於世天子無故不殺之而人以爲砧盜

之恒物者何也以故所蒞官必禁止而又梓之書以示人爲文章贍而達有奏議若干卷集若干卷外史氏曰尚書首尾四相國毋論其人不能盡賢而皆欲得尚書或不盡得或甫得而竟離之人將以尚書不

能用相國哉夫亦自信其是而已尚書於國稱八座亦至貴重矣然而所欲抒發十不得一二也以故竟邑邑死而至暮年扼腕論天下事不小衰彼豈與沈鸞巖穴槁死黃壤者究日計耶若乃不忍一牛而施由親始則孟子之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庶幾不失序哉

少司馬趙公傳

當島寇訐而為世宗之季先後兩貴臣其一以視師往曰趙司空文華而一以督戎往曰胡司馬宗憲大江以南不患寇而患是兩貴臣者時則有兩侍御亦

會州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九

先後以柱後惠文力折之兩貴臣之煽卒不獲大張而越民恃以小挺旦夕之命然卒不能為兩侍御害兩侍御者趙公孔昭王公本固也而又皆同年進士又皆為順德之加臺人趙公之所值即趙司空最貪鄙無耻侍上寵而挾權相之卯翼之則又最橫公時自福建巡按還以風裁舉再按浙江司空其部人也而持監軍節以吾吳之曹中丞邦輔有戰功而不相推遜欲劾其調度失策公業為救曹公章露以示司空而語之曰年來遘賊至惟有鳥獸竄耳所見惟一曹中丞強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勵天下司空語

塞第曰任公救之。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公曰惡是
何言也俱為臣子伸所見何以能逆探人主意且公
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司空度不可已又終以桑
梓故懼公難之追寢其疏以解而是時公入司棘而
司空有一子應試乃謬暱公而要之曰老諄抵牾柰
何公陽為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僚宋曰司空謂我矣
母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卷弗錄司空恚其然莫能報
也而屬且入朝因畫籠諸公功而歸諸已公當會稟
草盡削其張大誣罔語其疏遂有異同司空力能得
之大相然竟不能奪公所守而公乃得加奉及賜鑑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一

金東帛司空自以告訐遷其後卒敗而胡司馬者繼
其後而與王公值其人頗豪健有氣於賊多所誘致
而其張大誣罔尤甚且恣為乾沒工公持之力已副
臬外地然其後司馬者亦敗王公得畀遷至南太宰
而趙公敷歷中外所至策方面勲而其官僅為左司
馬坐宿疾故也公諱孔昭字子潛別號玉泉世為邢
甲族而大父倣以惇樸父用以剛直皆著聲皆用公
貴贈如其官父娶張淑人有子光祿署丞孔陽德平
丞孔儀矣三舉而後得公公生數歲動止卓犖不凡
父撫而異之曰官人兒也十六試諸生第一已屢試

皆高等十九舉鄉薦遂馳聲公車二十六而成進士
除河南開封之鄆陵令鄆陵吏人竊少之而公素精
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盈庭之訟不移
晷而散其興利若饑渴去大姦宿蠹若蝮螫腕字單
赤若哺乳嬰每一左顧吏胥雖素舞文長者皆若負
霜雪而大指寬時時情輔法而行手程賦書以曉草
莽夏秋及期疾於委輸四封之外爭來質成隣邑師
之如大府而公間詣學宮憫其傾圮曰非吾責耶爲
造飾一新拔諸生梁策童髻中又妻其無妻之尚某
者皆育而誨之後先取科第去增脩邑城百雉必取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十一

穹堅諸所厝置不以煩民蓋前公六十年而故少保
王康毅公憲爲令有善政其人思之至是爲語曰前
王後趙京兆公入臺其始按遼左也則已風稜
肅然矣李錡者故與咸寧侯仇鸞比而貴貪虐
任情公按覈之視其職他債帥以次論奪亡得免者
再按福建所操持約畧如遼左而吏治加密時其地
已中倭公筴戰守覈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嘖嘖
賞服故滿而有浙之命閩浙連壤謳謠謹交於道其聲
實亦畧相當而浙所抗貴臣事尤著尋進丞南大理
寺亡害未三載進南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操江

防番上而以贈公憂歸服除召撫宣府宣府故虜衝
頻年土賊塚且盡公撫循其瘡痍尋虜入寇精騎突
至紅山京師大震公與總督江萊敏公東倚而尾之
走論功賜金幣以不能事言者覓苛擿解所任需命
於家將發而吏以故事進贖鍰直數千金公却之不
顧尋丁太淑人憂歸服除而誣盡白言路更交口譽
公以公所在著績而浙爲最遂巡撫浙東西提督軍
務浙人謹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公而島警屬已
緩則爲汰冗兵節縮一切橫賜溢廩尚方織作歲日
盜民不勝撻杼公請寬減之得報可而又條奏地方
便宜分款十而其要者如定屬郡之兼轄禁島土之
開墾按礦盜之窩蓄裁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賑免停
勾戍補蠲貸上之朝著爲甲令新建伯功高而爵久
不復言者奏下公與御史覆覈當復遂儋珪世世召
爲戶部右侍郎甫四月而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撫大江以北時淮徐巽中水飄溢廬舍
民採芣苢網鮭蝦而供朝夕猶不給公於常請蠲賑
外復移帑金招鹽商平糶值所全活不可勝計而竟
以糧運小阻歸里今 皇帝初言官復薦公改兵
部左侍郎兼官若故撫山西兼督雁門諸塞兵事公

行相邊徼要害高為峻因卑就深皆屹然天險
近巡不敢入賜白金二十兩幣二有副無何大臣
閱邊者以公績上賜如初而白金加三之一公於屬
吏賢者加膝而至破侵餉搜伏贖若神一切以三尺
繩之不敢用其術支吾晉幾理而有協理京營之召
公尋病矣公自釋褐即宰劇邑三按巨省四控雄鎮
而軍旅居十之九再丁大喪哀思焦勞神用耗竭竟
不能之官既歸疾小間旋發遂戢身醫藥間時遯
野與田更野老較量雨晴而薦公者無虛歲時王公
亦謝尚書偕公里居俱負天下望公卒而王公繼之

弇州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十三

公守壽僅六十五公為人皙而秀眉目朗洞夷坦不
為岸谷孝友天性貴至有封誥及二代父母安公養
生飾金紫二兄緣以起家且得官盛矣而獨習為儉
衣浣不至三緝不至三不易也出入侑素徒從稀簡
見者不知其為貴人所買產多廢丘瘠曰以此遺子
孫足矣好吟咏尤邃經術遺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
于卷藏於家公有三子一心維謙維謹皆為諸生一
心早卒餘皆通經術而維謹與余善弇州生曰當天
下無事時士大夫易為守而難見才及其有事天下
易見才而難為守嘉隆之交世豈其有事耶何士大

夫之見才易而爲守難也乃趙公之慷慨挺貴幸卒以完守終豈不亦烈烈丈夫哉雖然守之難是以數起而數躡才之易則數躡而起亦乘之有由然矣王公之守彷彿趙公而優游顯融緩步而居功名則邁之厚也彼兩賢者若二室之相望於步武間寧非地靈人傑哉

陶氏五隱傳

陶淡字處靜其先自鄱陽徙而爲廬江之尋陽人至晉太尉侃以勲績著方面封長沙郡公累貲巨萬萬珍貨逾於天府中子夏以無行被徙然能世其業不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十四

廢以授淡淡生而冲靜逸邁十五六即好讀易善卜筮時時行導養之術謂冲舉可立致也服飲丹液辟穀不嫁娶庫吏所遺積金錢不可指數僮奴數百皆故不爲訾省於長沙臨湘山中築竹室以處惟携一白鹿自隨親故有候之者即匿徙深澗不令可踪跡州以淡名家子舉秀才淡聞而耻之跳羅縣埤山谷終身不返

淡猶子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生而冲素任真有高尚博學能文章爲鄉里之所貴初以親老家貧求仕得州祭酒不任吏少焉自解歸州召補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復召爲鎮軍建威參軍駁駁用矣顧
謂其親知曰聊欲習絃歌以爲三徑資可乎執事者
聞之俾出令彭澤彭澤故有公田三頃潛悉令樹秫
田妻子請樹秔潛曰令吾時得酒醉足矣安用秔固
請之乃聽樹秔半頃餘悉以樹秫而十何郡遣督郵
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折腰
鄉里小兒遂弃官歸著歸去來文以見志其辭曰歸
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而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七

十五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
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
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
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
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
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馬求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
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嶮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潛旣
歸得山田而耕之然時不給葆直養恬無所求杖園
著五柳樹因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
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飲已必
醉而退曾不吝止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布衣穿結簞
屨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七

十六

以此自終潛之自叙云爾尋徵爲著作郎不就當義
熙中車騎將軍劉裕雖以義興勇大憝光復宗社婁
移敵國威望崇者而志存剪商九鼎馳趾潛心知之
自以先世爲股肱不忍觀其事肥遯彌貞放跡事外
迨晉命旣革益務沈冥唯所標詠不著新統以見志
而已潛旣自遠城市他亦無所詣報獨鄉戚張野及
周旋人羊松齡等或齎酒相詣或要之過飲過不識
人亦便共醉亡所忤問之田舍及游廬山五老峰履
跡可數時釋慧遠結諸茈菟白衣爲西方之社康樂
公謝靈運少年麗藻損貲爲營精舍鑿池種白蓮求

預社中席遠以其心猥跡不許而獨斂違潛故邀之
入遠與其徒斷飲獨潛入聽飲如故而潛猶難之每
將至寺聞鐘聲輒攢眉而返元熙中王弘為江州刺
史慕潛甚使使請之不得乃躬造之復匿不見既而
語人曰性不狎世因疾成癩豈敢不以王公紆軫為
榮弘乃蚤伺潛知當往廬山使其故人叅軍龐通之
為酒於中道相要潛見酒便與對引欣然忘往弘遽
出掩之遂酣暢窮日欲要與還州問潛有所乘否荅
曰素有脚疾向藉藍輿亦粗足支顧詢乃一門生二
兒共舁之耳弘載以副乘與至州咏言咲賞都不聞
也自是欲見潛輒於山澤間中道置酒以為恒性好
執菊嘗於菊時欲有所契領而酒不具適弘使白衣
送酒且餉錢二萬潛大喜即便酣暢以錢付酒家取
盡乃已常云夏月虛開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
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不具絃徽時撫而歌
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客送酒濁不堪醕顧無
漉者即取頭上葛巾漉畢還復戴之既久病羸因為
輓歌二章已復為文自弔其辭曠朗無所羈戀取酒
獨酌少時翛然而逝年六十三有五子俱不住潛生
平好為詩詩自東京十九首以還建安三曹渾渾有

氣滂陸因之漸成雕靡至潛而始自然出之大巧若拙至穠若澹令人擊節有淳古想後潛之百餘年而有弘景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漢興爲功臣桃侯舍傅子青翟爲丞相十三傳而至吳交州牧璜璜弟濬以鎮南將軍降晉仕終尚書六傳而爲孝昌相貞寶是生弘景弘景儀度秀朗目踈眉細瘦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皆成七星文四五歲即好書九歲識六經十歲能屬文時即有出世志嘗得葛洪神仙傳晝夜讀之已而歎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遂不娶時時服青飶飯輦血絕口踰冠與丹陽尹劉秉之

齊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一八

子司徒祭酒侯善俱有文學聲遂從秉之石頭城與司徒袁粲建節弗克而秉死侯亦益死獄中弘景得脫收候尸而葬之轉入太傅蕭道成府出爲巴陵王侍郎不拜父憂歸即家以振武將軍起復待宜都王讀遂總知國掌故以材敏稱服除拜左衛殿中將軍職如故上清溪宮頌稱旨遣中書舍人劉傑宣旨褒贊將有顯擢而復以母憂歸再起前職復上武進宮頌尋除奉朝請快不快樂與從兄書云意應以四十五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

去無自勞辱明年上疏歸祿告隱詔賜帛十疋燭二十挺仍別勅有司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三升以資服餌弘景行上地得句容之句曲山曰此華陽洞天也有三茅司命府在焉遂於其中立館自稱曰華陽隱居於人間書疏以此代名人亦因而稱之弘景善稽古備解七經大義博通五行陰陽風角氣候太乙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里土產國俗分劑方藥考校草木蟲鳥無所不洞精善隸書行草創新體有骨氣以至騎射琴奕亦皆能品尤好道家符籙秘法既慕揚許與九真安妃之事而悅之尋得其手書真跡益傾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七

十九

信遂上疏請於浙之東西訪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婁慧明已至餘姚太平山謁杜靈產已又至始寧兆山謁鍾義山又至始豐天台山謁朱僧標皆法門耆宿兩有所證發并復得揚許真蹟十餘卷遂游東陽之長山吳興之天目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勝且徧弘景既所夙好濟勝輕捷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嘯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朱門廣厦非不觀華樂而都無欲往之心望高臨危瞰大澤知難矣然恒欲就之當非虛也既返駕築危樓三層其上層自居之弟子處中賓客止下百應遂絕間一聽吹笙而已庭

院皆植松每一聆風響欣然而樂嘗有絕句詩答客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廿標寄類此梁武帝與弘景有布衣之素垂當革命
次使扣閭國號擇郊壇日弘景所推測皆合指即位
後恩禮彌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後手詔召之欲使
入輔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一著金絡頭絢而策
之帝咲曰此何必減莊生龜曳尾耶乃罷不復徵而
朝家大事多取決進止帝每得弘景書必焚香盟讀
尚上令沈約以下皆屏師資之敬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復移止積金東澗時時行辟穀導引法獨以大
舍 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二十

藥易就而苦無資帝所事給足竟不能成即成亦不
能具黃金色未敢服而以八十五卒尸積日不變香
氣鬱淳既殮而棺之甚輕若所稱尸解者詔贈中散
大夫謚貞曰先生當武帝時上下好談名理而輕政
術弘景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豈悟昭陽
殿化作單于宮後納叛虜侯景帝失位景儻爲號於
昭陽殿人以其語類讖云潛之後至唐而有峴者少
負材氣好吟咏不肯出求宦橐中有餘則爲二舟極
壘麗一以自載一以載賓客侍女酒食遊遨江湖間
惟意所適不復問津番禺帥與有連邀之至而館宴

之彌月所遺貨物甚厚因市得古寶劍一玉環一皆直百金復得一黑崑崙善如沒水峴撫之而戲曰此吾三寶也遇險深輒投環劍使奴沒而取之以爲樂偶汎洞庭最深處復投環劍如故奴沒未久即出勃如曰不可取也是二物者墮一寐龍前金色而利爪吾且以身爲餌覘曰二寶失矣汝生之何益必於汝乎取奴泣曰一入窮泉永不復矣投身而下忽躍出水面者三尺餘一金爪攫之沒不復可跡覘悒悒迴掉賦七言律遂終身不復出

九成字宗儀天台人少貧以經術教授鄉里而博學

拿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二十七

工文章喜纂述貧不能市書間從友人借貸得則錄其要語名之曰說邪凡百餘卷又籍古之善書畫者而紀之曰書史會要曰圖繪寶鑑所志勝國之文獻曰草莽私乘而有手錄朝典世系土俗民謳機祥物恠若虞初齊諧之類曰輟耕錄合之又且百餘卷屬兵亂則碎置之甕甕藏深山土中事定而後出之其後寓居秀州轉徙雲間洪武初楊維禎宋濂輩皆爲之序其書再辟脩元史不就人或強之則極其首曰吾何知史吾野人也竟以高壽終善楷隸八分書文亦推瞻有味

贊曰陶氏固稱唐帝後然未有顯者獨漢有徹侯舍
侯于承相青翟品皆在中下至漢末而有交州牧璜
至晉有大尉侃皆著方面勲侃尤矯矯然非一族而
侃之後爲淡爲潛璜之後爲弘景始矚然隱德焉淡
也人而幾天者也若乃出不失身退不忘君文不蔽
質質不滅文潛其人隱之最乎弘景庶幾通極于天
者哉不然吾斯之未能信也峴故不曉媒仕進然客
游諸侯以資其適九成之身一亂一治而不與其榮
辱卒保全歸斯爲優矣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七

二十一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曇陽大師傳

至道之精無形無名竺乾瀾之震丹隄之流遥派踈世名三之與媾爲鬪孰知其非超一函三惟我大師作曇陽大師傳

曇陽大師者姓王氏諱燾貞曇陽其號也蓋皆聖

師朱真君所命云父曰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錫爵是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一

爲荆石先生母曰朱淑人始朱淑人夢月輪墜於牀而孕故難產前者幾圻副意憂之而一日侍姑吳淑人語而立生甚易且無血也宗黨乃賀學士而學士甫捷應天解以師當桂祥遂名之曰桂時嘉靖戊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也師產既彌月所致乳毋病絕乳凡三易輒三病絕乳而又苦塲疥晝夜啼膚色黃腫學士及淑人不甚憐愛之有請字者輒不許曰是尚未卜吾女敢卜婦而最後始許今叅議徐君廷裸之子景韶師五歲爲兒戲輒剪紙作小幅寫若觀世音大士像者辟而設膜拜焉旦醒從被中拈豆數

誦阿彌陀百餘聲而後起遂爲常又時時拜天地嘯
喘喉吻間耳之則爲父母祝釐者乃始稍奇之令就
內傳所受孝經小學未終篇輒罷去學士旣宦遊燕
中以師從一日忽索其所授經曰此豈女子所繇功
業耶於是稍就女紅然亦不肯竟學朱淑人諷之竟
卒弗竟也而時時閉門隱几獨坐若有思者時萬曆
之甲戌師年十七矣徐君所使使自浙來謀置幣學
士業已趣具裝嫁且辨而師乃灑掃淨室奉所携觀
世音像稽顙自稱名願得長齋受戒充弟子朱淑人
大驚曰咄咄何物女作何態且安所欲師曰欲了生
死耳朱淑人益驚曰吾不曉若語第曉歲月間爲徐
郎婦將遂負之耶師默不應已而歎曰嗟乎豈彼負
哉彼固無我緣也朱淑人亦不敢詰而介弟衡少於
師三歲一夕從之嬉而師偶以石擊地鏗有聲恠而
躡之聲鉉鉉與履應益勁久之有光若螢隱見柱礎
間自是光連夜輒見而輒加巨或輪困若輕雲或歛
閃若電或散噴若墜宿或騰起若炬或晶白若凝霰
或青紫若靺鞨惟衡與一二黧女亦觀之以白學士
曰姊所居恒爾得非珠寶氣耶學士戒勿泄而陰伺
之具如衡語又旬餘師忽戒左右毋進飯飯吾吾不

也學士憫而強之飯則吐乃別進諸果餌則又吐
唯進少許鮮棗桃杏取汁液耳學士念不食久以爲
疾而召醫脉之師咲曰兒故無疾兒所以不飯者夜
夢一上真美麗非恒冠七梁冠躡繡履扶五色雲下
凭几坐撫白玉琴而無絃左侍一女冠綠衣垂髻者
狀略如之年可三十而少右侍一媪衣褐色眉絮年
可七十而老少者指中坐者曰此而所奉大士也指
老者曰此而 導師偶霰嬰也余則 朱真君大士
熟視兒而哂顧偶師焚香香裊裊縷煙成篆書善字
真君謂兒速吸之可却食證聖矣自是醒而所繇以
食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八

不飯也兒何疾學士乃與朱淑人稍稍聽師意而自
是真君與偶師一再夕輒至太士亦數夕至皆於危
坐時見之以爲夢則境甚真以爲真小不類大士始
色莊已而寤稍解聞有所指授而真君則摩頂慰引
款暱媿媿時出機語相聞得一捷會卽嘖嘖歎賞而
稍涉擬議未出口已譙讓隨之曰道在汝上度耶一
夕夢真君口授一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覺而能
臆之且書之以語學士曰是道經也而禪語居三月
徐景韶病死其家以計來朱淑人匿而謂師曰若言
徐郎無緣者何也師不應手書一囚字示之朱淑人

為解曰人也而四周之得無幽且死乎師乃愀然曰
死久矣朱淑人為發計師蓬跣而哭三日出其窆則
有成製縞服草屨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曰兒故徐郎
身也念父母不獲死且當為徐郎稱未亡人學士謬
難之曰若豈已婦於徐而未亡人為師曰父謂不食
祿者不王臣耶則日者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
哭臨成服也學士不能答而師苦節愈甚諸真又以
不時至朱淑人意不懌陰灑猪狗血牀薦間異以穰
却之師乃謂學士真君有言吾曹非可穰却者且以
節義成女名寧弔詭也乃止俄而有芝產所居室前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四

榮數百武豆麥黍稷之屬殆徧學士試謂師是固吉
祥如燕中不能稻何一夕而稻生卽瓦然穎俄而並
實師乃手授之以施鳥雀會有詔議祀故新建伯王
守仁學宮學士當屬議乃具草曰夫夫霸儒也陰事
禪而外攻之不宜祀草成而師見之曰父以王氏學
非耶則可而以朱氏闢王氏則不可夫百步五十步
者皆走也學士為削草而陰恠師何所得二氏學既
遷國子祭酒師乃請別築一土室居之適解傍一古
槐滴如血師過而祝焉卽止尋長至大雪師潔掃若
有待者俄紅光二道從西南來群真從之其上體極

明了而下皆爲白雲擁羃不可辨朱真君手拂師髻
杪雪取金剛經爲訂句讀解釋疑義移晷乃去學士
聞而掩之無有也其餘紅猶施庭雪若染者蓋自是
多晝見矣又一日學士晨起若警歛者覩其室門有
光大於鈺殷亦閃閃似初日又似紫金在鎔芒穎百
千道燦爛注射不可正視聲絕光亦隱其夕師夢謁
大士畢集於諸真所凡坐而冠帔者十人首坐則蘓
元君也貌僅可二十許玉瑩絕世見即呼師爲小弟
子真君坐第四偶師最老而坐最居末自是元君亦
微有所指授然默而寡咲容不若真君優詳家人毋
舍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五

子也一日學士率然語師道果不食而已耶柰何詭
跡以憂若父母師曰吾父言之善命進白飯粥亦時
噉齏菜第毋令雜鹽豔耳居月餘而學士之父母封
詹事公與吳淑人來封公謂曰聞若久不食今乃食
耶如初志何師曰大父言之亦善遂復却食而所進
桃杏汁液亦加少夜則真君袖仙果啖之果圓長可
二寸青黃色亦具小核無皮滓輕滑如夕露而特甘
不可名質也師自是每入定即見真君與大士元君
及諸真來一切歛容正念不爲起以告學士學士尤
之曰彼不責我慢乎曰不我責也夫何知非試我我

一起而魔嬖之矣於是諸真來益數而稍稍以魔事
試師嘗夢之曠野則有婦粧而偶坐手簿書其標曰
相思師念此非邪也耶叱使去忽復一狡童見凌輔
且屬師極力擠之坎俄而介者來露刃諱曰柰何傷
吾兒從吾婚則生不者立斷汝頸師即引頸受刃欲
下而真君至大咲遂蘇一夕少年衣冠者前通刺曰
余徐生也念夫人以我故過自苦特來相慰啣師正
色對曰吾自守吾志耳寧爲情守喑而它鬼耶則速
滅果徐子耶歸而待我異日之魄於墓少年乃愧謝
去最後一羽衣星冠者歎息謂師曰癡女子天下寧
有仙人若前後所覩皆狐魅耳久之能令人死師嘿
不應則又曰吾哀若命等菌露而欲救若今爲若復
故食嫩膚媮鬢以窮世法娛何似師復不應道士忽
不見而真君與偶師皆在傍撫掌曰婁試子婁過矣
挾其神謁大士而覲所謂西天七寶蓮花座者問師
佳否曰佳亦愛之否曰弗愛也曰審佳者胡弗愛師
謝曰聞之師所授經語若以色求我不能見如來今
此界者色也是以弗愛也大士稱善相屬真君爲之
喜動眉宇出而遇大神關將軍趨拜之將軍止拜稱
王貞姑曰賢哉幸自愛某請得効力師每謂將軍故

髯而美姿觀白紫色微醅其乘馬亦白世所圖不盡
爾也尋學士自國子長宮采而封公偕吳淑人復來
視念邸中隘因而外生得失遂携師歸屬徐生已葬
念欲往視恐不得請屬紫辭百餘言使保媪酌而焚
之墓師故寡言自其歸而與諸姑姊輩處益務為韜
默亦不便習苛禮乃創一龕置之樓而鍵之時時諷
誦金剛楞嚴諸經有所得輒書其隙若注者且周歲
忽謂其弟衡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即出
與姑姊輩狎委曲周詳時雜以諧浪諸姑姊人人相
懼甚然內不無少疑其怠即吳淑人亦疑之謂曰汝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七

習靜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師曰習事以鍊性
不聞亂性也夫靜自女習之亦女識之心攝境則真
空也爲境攝則頑空也吳淑人異其荅然卒莫曉所
謂久之師忽大悟覺腦中仙音縹緲自空而來先天
氣融融周五臟遂成丹初僅若黍米已漸長若彈丸
外類輕紗殼色正赤黃居恒置下丹田時有所升降
間出之掌煜然吐光彩自是水火絕不復進諸果矣
而學士業予告偕朱淑人歸師驟得父母喜甚旦夕
脩問安刺絳繡織勤於他姊妹逢迎約略如常時僅
不食而已朱淑人撫且誚之曰若嚮者謂了生死此

爲了不耶師咲曰徐之以了日還母明年正月爲已
卯間日燕居深坐若有憂者學士怪問之師曰兒神
乍一出而惱恍夢境數驚數喜豈其陰神耶夫陰神
者鬼趣也余希上乘而性命之不俱徹如負吾師何
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槩而心慕之
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關也雖然神欲
出而居之離舍不易也神已出而驚之返舍不易也
其機在吾子學士歸而師果屬之父幸毋它出姑守
兒兒目光下垂面發赤口鼻息俱歛此神出也慎毋
令家人子窺我亭午神果出學士乃屏息擁護以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八

及酉而空中冷然若磬聲師已醒矣咲謂學士兒幸
無它頃刻殆數百千里山川草木龍蛇鳥獸之寓目
者種種矣而皆吾身中神也今者內觀則萬象固森
然也夫度此關而五陰之濁障蕩然解道舍我奚屬
哉會學士病痢寢劇師手一杯水而飲之良已乃謂
學士閉關期至矣別而登樓學士急與采淑人尾之
不及若有重閤者叩不復應乃痛哭返自是警歎絕
矣凡三月忽下一赫蹠示學士曰兒今所出者乃陽
神也問何以驗之曰無難也明日學士晨之所居書
室啓鑰而案頭有米麵柑橘棗栗諸果餌幾二十種

墨書其傍曰壽貞子神出東南方至此學士乃益心
伏而會所從女奴聞中庭履聲以白學士急抉門隙
師衣黃衣從樓上下倏忽若飛鳥遙問師何奇乃爾
師答曰兒鍊形久且輕矣驚斯決不過尋文不爲奇
也學士喜乃固請啓關欲一見師報札云兒非不憶
父母以鍊形故稍改異恐見而驚耳無已請俟於門
遂下樓啓拒不復從窻騰入學士迫之留露衣裾尺
許顧咲曰見矣何欲速爲已而盡露其面作黃金色
芒彩掩映丹脣如爛椹首挽雙髻稍稍談所得已拈
一栢枝擲學士曰以此汲井飲之其井故師所選地
一舟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九一

暑以已學士痢者也學士時復苦脾疾而天大寒口
瑟縮不能受師曰姑盡之遂盡之缶可受五升許腹
溫然暖也已而氣休休然乃悉汲以飲大父母及母
而屬歲且除師以一札白學士曰兒神欲少出出將
以有爲毋令外人及雞犬近我樓計數日當返返則
以鈴聲爲驗居數日鈴聲起空際則神返矣時庚辰
朔之又二日也學士問所以出曰聖師真君指也更
窮之則曰非久當自見其又二日間語學士曰可之
王某所而詰之前三日門戟有所獲否蓋是時猶稱
世貞別號云學士以語世貞亡獲也歸而告師師乃

歎曰此子緣小閨未遂際耶雖然不而遺也又一日而西關之候人以片紙來其題蹟云墨陽子列仙到驗知為師蹟也又四日學士遊於圃而獲小黃紙啓封則有琥珀數珠一署其紙曰孤峰奇遇古月重逢以問師師曰吾所貽比丘隆魁者也隆魁蓋多習內典精戒律時為學士閱華嚴藏而又四日為上元有優婆夷叩閣言元旦起禮佛而瞥見一女子投之小黃紙中不知何物學士為啓封則亦琥珀數珠也其紙署云二十年來一夢元宵得遇王人遂宿之樓之下媪老矣夕恒坐脇不沾席坐至丙夜而觀赤光如

拿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十

初日學士大奇之謂此優婆夷者殆得真空觀以詫師師咲曰不然是媪坐深而兒以宗戒二字朱書題領又以花果納之袖而了不覺所謂頑空非真空也吾力僅使之死不流墮耳明日世貞甫葦食一媪齋甌水絲絲踵門請謁曰五鼓之廟所而若有早衣人手二物謂與我貽王中丞必面之不者且禍汝語畢忽不見余心知所謂即飲水齏而篋絲供淨室其次日質明以告學士望師所居閣再拜謝其又五日漏盡一更孺子來致黃冠下有髮紒承之曰昏時之飛雲槁憇而有褐色衣媪以屬我曰若可西叩王中丞

第而授之我不識中丞第而識侍郎之從者與借來
不佞再拜視冠之梁有細字云霽姆追環其下云曇
陽子迺知授冠孺子者偶師也質明復視其裏綴黃
絹方數寸裹黃紙一銀環一紙作小楷七十字中亦
有古月孤峰語而銀環之約遂矣舍人子外居者見
之而驚曰一直兵於門戟得黃冠授我我惡弗收也
呼兵則立至得冠與環具如之而字稍贏四五微亦
有改易者義則無易也於是知所謂追環者追所失
環也師乃謂學士曰我言不而遺果然今乃併得二
環故有指哉世貞復之學士所裁啓以謝而亡何師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有報言滿一紙汲引慰借出之苦海迷途而婉導之
自是徃復皆繇學士不假神力矣學士之傾注師甚
師首言於朱真君度之而家人中外不能無少疑且
以學士旦夕當大拜奈何忽忘此而攻淼茫之教日
亭午忽有黃衣蹩躄舞樓之者俄小踊而上去春
二丈許復下家人覩之已而其間左右覩之知爲師
也乃稍伏而學士徐風師曷不少湛晦師曰兒固知
之夫豈不欲匿光景以夷希進大道也顧家世富貴
又女身不得不以跡誨淺知者且吾所苦心爲二大
人白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旦夕耳學士曰審爾胡

井少待以合形神妙而齷齪狗竇異世事乎師曰兒亦念之顧闌闌非圓滿所雖然吾姑示解耳不作狗竇出入也學士曰吾聞之陰神能見人陽神乃能使人見若所出者陽神也即不靳使我暨大父母母見之乎師曰可學士乃埽二室其一居封公而身以子衡從其一居吳淑人及子衡婦從夜扃之仍錮其隙少時風肅然則師至榻旁夢語曰大父在耶回頭是路已徘徊几案間久之乃去而吳淑人所居室其語亦如封公比發燭視几上各有玉筋篆書真言三紙以犀象盒鎮之語秘不傳然多勸行善積慶意也學

士復謂師此但聲聞耳能一形見我乎請具燭師曰何必燭也具戒學士朱淑人宿如前至夜半師復來口吐光若電俄成青金色照耀滿室而中擁人影不甚辨學士不覺失聲師遂去翌日謂學士識此光乎法身中真火人人有之不自能現耳父雅嚮道何不一反求苟有求兒得先容於聖師學士大喜曰幸甚師又曰若欲一接聖師及列真乎學士則又大喜曰幸甚師乃期以三月之望召學士於樓之外門拊門隙屏息以俟良久聞樓中珮環聲粲然師瞥下樓埽室焚香布坐尋群真入咸輕颺雀躍而獨有緩步相

次入者則蘇元君朱真君也師叩首階下已微語語不可得聞而諸真衣有紫者綠者碧者青者古色者白者獨元君真君施錦文帶高過領緣兩肩而下盤要至足其文非綺非繡燦爛五色不可名狀元君真君每出入故緩若使學士識之而領以上則擁於袖不獲面以爲恨將行呼法水灑四壁壁黑者獨受水不下如點漆光艷可鑒俄而羣真去其水留壁者學士砥之甘於飴清冷於露以指承之則純白乃詫謂師此不可使我分一杯而忍弃之壁乎師咲曰未易也後固不乏父供而是時師要世貞上誓帛則上誓

帛其文在師所真君見而語師曰新弟子可憐也爲日使之一見可乎乃以孟夏之二日呼世貞偕學士見見狀及灑法水具如前獨真君右卻邇門隙作洪語曰不要悔不要悔蓋羣真別而門啓世貞入叩首庭中師啓一扉曰玉君爾聞真君之誨乎哉世貞復再拜乃少與談化事及以龕見托語畢出蓋世貞始獲謁師其唇朱獨貌黃金色稍澹不盡如學士紀又月餘余弟世懋歸自覲以啓白願共灑掃役師報許亡何謁辭師適曹仙真與周仙姊至而示衣裙焉自後扉數啓閉當啓時學士輒從門隙窺徃徃見彩服

或微露手指白於玉凡列具至則必有金鑄聲獨元
君真君二聖至則玉珮聲璫聲急而高錡錡然珮聲
和而清泠泠蕭蕭然又時雜咲語或作嘖嘖或歌步
虛天裊出空際而下然驟聽之則絕細不易辨也吳
淑人偶過與學士偕聞天樂中首乞一言忽有片紙
飄下得二行字云造化本無工衆生自造化吳淑人
跪藏之髻中樂器有留於樓者學士得隔櫺捫揣之
或爲螺或似箏爲洞簫而皆堅滑如玉石一日謂學
士聞王子佛道兩藏經可以寸之一二來欲閱之經
至度之樓上下而羣真來則與師皆散閱有所解則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十四

取吳箋以冊砂石青金粉標其略自二字至八字散
置帙中學士間從一寓目詎以爲驚竒而衡遂戡身
竊讀之會有家宴諸姊妹入略取視亦不曉所謂再
出而經之有標者數百卷皆失之學士憂叵測世貞
亦皇恐請罪師報曰而何罪彼有所以致者雖然亦
終爲而物耳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少
僻而野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翼之
冀它日得謝喧以老而師許之曰吾蛻而龕歸於是
因署其榜曰曇陽恬憺觀恬憺者師所繇成道指也
署書表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爲天

下冠其祠南面中二位曰觀世音教主也曰金母
司仙籍者也稍次而南者左即蘇元君上師也右即
朱真君本師也西嚮而蒼者即偶霰嬰導師也東嚮
而首者純陽呂公次西嚮者許鄭謝王公常與師談
道者也次東嚮者崔周鄒三仙姊師所且夕麗澤者
也其名號位次皆裁自師手仲夏之十三日學士尚
卧未起師忽盛服冠玉佩劍揮塵侍於牀時所歷門
距樓凡七宿鏑猶故學士驚叩之師咲不答第云導
我至大父母所當有言至則先拜大父母已拜父母
已拜家廟行告祝禮封公惟詰曰何謂也師曰幸而
倉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八

道有成聊以謝天地宗祠祖父母諸尊耳於是姊妹
妹與家親衆悉集乃復請於封公曰嚮者未敢言今
願得一至徐鄭墓而酌焉封公嘆喏未許師跪移時
不肯起學士從傍曳之乃許因密問師曰時至乎曰
未也俟畢謁上真而後行耳是月末朱真君以信約
謂觀世音大士大士召至榻前諭之曰汝冥心契道
不負吾解脫良哉毋久戀塵世也蓋是時諸真畢集
矣已而謁元君真君於集道宮集道宮者即十真所
恒會崔仙妃司籙焉而了不知何地四周皆雲氣環
之上不覩日月而恒有光如晝其地無甃砌色正白

潔澗不容唾棟柱亦不類竹木而螺文斜上糾錯可
愛師既謁謝款語移日惟時時呼天酒進之天酒亦
曰天漿甘芬滑滑不可名狀疑即前所用灑壁者也
是日以靈蛇見靈蛇者師前是神返而識之攜以歸
置樓之下室空書櫃中家人乍見恠之蛇馴伏不動
而傍有片紙朱篆乃弗敢煞以告師師曰毋庸也是
雖業蟲而識不昧至是攜之謁集道宮叩首皆下真
君錫之名曰護龍而謂師可善度之異日法門力不
淺師歸蛇復從而歸馴伏如故家人大小前狎蛇蛇
亦伏師乃謂學士其伏者自爲我耳性頗厲且嫉惡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十六

毋若狎者何於是謀置之新觀時觀猶未竝功中道
蛇忽躍去不可即三夕復伏師前師咲曰孰謂此蠢
然而急於道乃不人若耶觀隘繁役者吾慮不及此
乃籠而致之弇州園時世貞已浴罷褰幘出見謂曰
若既受師戒當皈正道護大法吾與交相勵可也蛇
嘖嘖應者再復籠而致之水洞五鼓跡之不可矣六
月朔真君之使來師以啓白金毋請見次日早使來
致金毋命俟異日師忽忽不樂日下春復有後命許
以三日見而世貞亦微聞師非久祭徐氏墓祭必以
便道過謁觀而後發觀甫成擬以月之四日奉大士

金母元君真君主祀而師已發不及聞師之集道宮
所謁真君畢乃以三日謁金母之一處四周皆積水
白雲瀾滄五彩間發不辨天地中有宮闕宏麗光顯
大約如集道宮而過之以爲瑤池則似近豈其行宮
也耶師待命久不得報傍徨於闕門外者越宿踰日
而真君至乃與羣真入師亦遂入真君前爲師叙致
始末師伏謁如禮金母降色慰勞曰子良苦何脩而
遂證此道也師起立群真後覩金母狀貌非常端美
然齒頰亦不卑而左右列女真數百人其傍侍女真
亦數百人交相賀曰益一仙侶矣亦有舉手賀師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七

真君之前謁金母金母爲起語師聽之聞若有及學
士與世貞名而弗甚悉他亦多秘弗傳左班之首曰
毛夫人貌稜稜可畏其三曰南真魏夫人師故所崇
奉者乃前禮夫人問何以見禮曰慕天真道久矣夫
人莞然曰道固有勝我者其接師溫甚尋金母駕起
云報謁真君於集道宮羣真從其下體皆五色雲擁
之亦不見身動而倏忽已達宮所坐定師復前謁金
母乃顧左右啓箱出黃色天衣一襲賜師衣如綾錦
而不見鍼線跡服之則緊束稱體且曰以禦寒暑也
又賜金鐲二色紫磨環鏤梵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

獨師拜賜歸以語學士極詳且曰今日早主入觀乎
學士曰然師咲曰可矣而有未盡也兒以晡謁金母
而仙姊從後來謂曰吾覩主之入觀而二弟子不手
捧也學士大驚曰主臣有之爲工先入之而不及捧
也然則頃刻萬里矣師又言見金母謁大士甚恭大
士爲起延坐接膝語咲欸欸具君與元君班皆首其
謁金母坐大士不坐云金母亦十地菩薩化也或以
爲文殊又云嘗見一大比丘金色而天真僧道粧者
數百千皆頰首不敢仰視或以爲釋迦世尊皆學
士聞之師而不能悉何時與何地也至十日師謂學
士可戒舟矣尋具服如前其拜大父母父母亦如
前封公復恠問曰嚮者以道成謝今胡謝也苟以謁
徐墓辭徐墓往返不再舍胡辭也學士曰女子不輕
出出或繁禮示鄭重耳十一日四鼓具縞素服御冠
劍畢而真君與諸真來送曰吾不復能就野次候若
遠者可三月別師再拜嗚咽而學士與子衡宿樓傍
室覺異香及履聲發俯伏候之師傳真君命名學士
父子且致慰勉忽傳呼曰看光未畢語而樓中通明
如晝衡不覺失聲曰大奇死可矣光遂滅珮環音亦
漸高師乃乘竹兜子抵觀於諸真前行禮其自鄭崔

而下禮如兄弟禮關將軍像如客而世貞與僧無心有始面謁以弟子接警效無心有者卽隆魁也師爲易今名以示誨遂與學士道至舟中他舟焚香問訊者不絕日盱抵直塘謁徐墓具蔬饌爲祭出袖中朱符焚於爐前後行入拜禮已命弟衡誦祝文文凡上下篇皆古篆不可讀遂焚之立而四睇者食頃謂學士爲我屏觀者觀者且百千人不可屏則又謂墓可宿乎曰榛莽未除剔也其傍有享室可憇乎則導之墓左享室入指庭之東北隅曰是佳地吾不歸矣遂以一氊據地而坐當是時吳淑人與朱淑人諸姑姊

咸在或環之泣或挽之使歸皆不動第云吾嚮者欲死而不得死今者欲宿墓而又不不可宿卽勉不死而宿此非志矣而柰何令我歸也則召世貞曰爲我辭於家大人學士乃又前謬屈師指而曰嗟乎吾女之爲徐郎亦足矣今旣已成道而猶區區守匹婦諒爲大過行是不名障卽愛緣耳何所稱道哉師太息曰父亦爲是言乎兒稚不學問徒以此一念爲上真所憫錄幸而偶有成而遽弁髦之則自食也且父所云大過者不則中庸乎哉夫詭跡遷就而詫以爲圓通者父所夙惡也今乃舉以教兒何也學士乃謂世貞

曰其言直奪之不祥師自是止宿一瓊不復移足亦不令有所益覆時暑方酷師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羣嘬之撫而咲曰吾不受若嘬者五載矣驟雨庭中潦幾尺許請徙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謂師力不可使不受嘬與暑雨侵乎師曰使我不受嘬與暑雨侵者何名苦願也學士意不忍持之泣曰柰何而神尚不離色身而摧剝之若是不虞病乎曰兒愧不能死死可也而暇病之虞師少不暫於貌既辟食則漸暫而中以鍊形稍示瘠而黃其久暴風日中玉色益明瑩眉目益森秀而頰微豐肌體若凝脂學士

每謂師體恒有異香雖梅檀沈腦不過也而其氣乃微類松栢者時男婦狂走來請謁師一切謝絕之久而不能已於中表女戚則稍見其重者尋歎曰此非平等法也乃又稍見其貧嫠者誠者然不能得師語間得一二語則中其宿癖愧心往往自誓請洗改而他祈福利蠅集黽噪示之微咲而已其善根以大小受予或香銀牌或塵拂以至栢枝業有病而乞栢枝葉煖水飲者輒愈則謂師能愈病師曰吾豈巫庭醫跼耶時學士猶苦疴師指謂吾有術而不先起吾父何也師以久次外家屬有不便者且謂學士名高人

或藉以鱗之爲不利官相率毀師謂漸復食而謬憂其不能化去冀以搥封公意而學士聞之恚甚師爲譬解曰仲尼聖人公伯寮猶毀之大人恚毀者徒自苦不能使毀者苦而何刺促校計也八月望之前五夕忽以朱篆數字屬學士過我弇園而呼前蛇曰護龍護龍汝師且化矣可速來則復以籠置水洞次日探之無少踪也相與惘然曰是奚在且彼寧何渠能識古篆更二日而世貞造徐墓學士迎謂師有言蛇許我十五日早來三鼓大風雨異香發隱隱聞螺梵聲蛇至矣其始僅五尺餘至是可八尺圍亦倍於初

弇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二十一

師握之出蛇蜒庭中殊自媮快也第目睛藍白無黑珠封公驟見之曰蛇乃瞽者何也次日忽易白而青珠瞭然矣日馴伏如禪定者且不飲食亡何師以諸眞之所標註經箋來蓋師之發家未三日而諸經之失者忽復在凡學士以報我矣至是云復得之上眞世貞不勝喜躬視裝成冊韜以古錦師聞而取視曰吾且以自隨終而物也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禪者化乎將道人化乎衡不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化而不知而儒者化夫乘理而來乘理而去則三化一也衡以語學士知有日矣九月之二日密問學士龕

成否重九吾期也世貞乃促載龕而少叅君治柵亭
室外爲蓆屋以待風雨其又三日即殯所爲高坐召
世貞等之稱弟子者若而入女弟子亦若而入以後
先見各有誨勵語質明發人戒以授世貞使張之壁
張厚德即摹梓之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
孤寡四和光忍辱五慈儉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談人
過七不蓄讖緯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黃白男女
之事讀者謂其覈而端樸而要悉而弗苛濇而有深
旨蓋生人之大紀備矣即老氏三寶佛氏五戒胡能
喻也其日乃見諸薦紳先生四民縑黃以下至嬾孺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三三

可萬餘人明日復倍之其最後謁者出進學士及弟
衡語甚詳唯世貞亦與焉晚學士父之忽淚交於睫
世貞乃進曰非所望於吾師也遂止淚逆收上穆然
而已其又明日具香案遙拜宗祖畢乃悉拜其大父
母父母已止嚮拜曰吾叔父在金陵也已復拜其族
屬之尊者與諸姑姊已拜其母屬之尊者已拜叅議
君夫婦已與中外族屬之敵者交拜乃復進學士再
拜之曰吾道賴吾父而就不敢忘也學士與朱淑人
哭失聲夜三鼓謀與學士偕之墓祭徐生而田中誦
佛號者若蝸蟻萬炬晃朗又時相驚大仙出乃帕首

由間道抵墓設祭畢忽袖刀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
真見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
爲我謝叅議君幸啓徐郎之寔而祔之君子謂師之
爲夫婦綱也蓋三示節而後成終歸懃享室西耳舍
命筆墨作書凡十餘紙日高猶未竟學士與朱淑人
拊門而泣曰期以午且過而猶刺促人間事若何師
聞之曰遲之俟午而後告我既告午師具浴竟易新
衣衣之冠劍塵履如恒時出復與大父母以下揖而
別時已預設几案三南向拜者四曰以酬天地西向
拜者四曰酬吾師朱真君北向拜者四曰酬吾主却
龕料理所投衣物多者出之亦有以授大母母者
復出龕握劍禹步三周呼甌水揚枝灑之顧左右取
靈蛇則以鐵籠盛蛇寘龕門左亦以楊枝水灑之撫
頂刺刺語若授戒者蛇亦呀其口以待已閉龕盡解
其黃冠八卦衣授封公以其副授叅議君獨挽左髻
披故衣復西向拜者再蓋是時綿竹鄒仙姊來迓故
也已西南向揖大母母及諸女弟子謂大父胡不自
媮快謂諸弟子毋退悔又曰吾左髻墨陽風小仙吾
行甚道遙諸觀者亦羨之耶則胡不早回首復屬學
士與世貞慎啓閉柵口吾化後母使男婦得近之遂

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貞歌偈贊凡四紙以授封公
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復命女僮傳語吾墨鸞菩薩
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故轉世耳左手結印執劍右
手握塵尾端立而瞑闔柵外哭復張目曰毋哀也遂
復瞑半時許兩頰氣蒸蒸微作紅潤色而亦少豐
下而方以故貌師者其居平與化時少異師所自顯
有三山眉影珠目庸齒方唇影珠目者每入定時兩
睫以上各有光隱起若珠其所可彷彿貌者僅眉耳
時午晷垂欲曷二白虹長亘天額憤觸楊枝水閃閃
皆金沙又類列星劍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之又見

龕山人續稿

卷之十八

三十四

二黃蝶自龕所盤旋久之始去師歌有一雙蝴蝶空
栩栩語咸以爲茲應也又踰時且閉龕世貞乃從諸
弟子謁辭且泣且自矢而師手劍忽挺然起目微張
肩以上隱隱動則亡不人人股栗悚感也退而啓楫
紙所以訓敕勉厲者二百許言洋洋乎陟降左右矣
頃之移龕就視籠中蛇無有也籠口閉如故時柵以
外三方可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
不可勝記龕止享室中遠邇進香膜拜日夜纍纍不
歇師化之旬有六日而見夢於學士曰呼王子來我
欲有所言世貞乃馳而詣學士與抵足寢則皆夢師

來凡再皆夢師來狀貌不可復覩而音聲琅然訓敕
敦切其所以語世貞者微少於學士然亦骨肉父子
不啻也惟云吾道無他竒澹然而已嚮語若固靈根
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
有得毋遽沾沾喜自以爲得則終弗得也吾今長去
若矣雖然吾實不去若若與吾父左提右挈以從事
大道毋負我吾誓不舍吾父與若獨成也問曇鸞菩
薩何人師默不應已而曰鄒姊迎我而以真君之命
命我言久當自知之又問蛇何適曰鄒姊袖而歸靖
廬矣非若曹肉眼所覩也前是學士以師甲戌遇道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二十五

至道成而拜金母賜日有紀且表矣以示師師目而
鑄之一日忽焚之學士乃不敢復言至是請曰而固
不斬名然柰何竟泯泯不一爲學人地耶且今人間
世務鈞隱弔恠不乏矣彼其逞臆於七寸之管者何
限也師頷曰然奚爲而可學士曰吾欲自傳之則避
親欲王子傳之則避疎親則此疎則寡徵母乃使王
子傳之而吾且草可乎師復頷曰然學士泣世貞拜
亦泣尋醒而與學士交相質無爽也又踰月而奉龕
歸觀龕歸觀之明日世貞與諸弟子過學士謁師成
道處徘徊於庭而得師所鑿井歎曰惟學士與世貞

得飲之世懋亦與沾焉而師今何在也詆下汲弟子
十餘人人盡一蠶甚甘洌也家人從者就詆口之則
餘水濁矣以視井井亦濁於是俱悚息再拜出學士
爲封井而又旬日偶閱佛藏經得所謂曇鸞大師傳
者大師未詳何氏雁門人十四遊五臺金剛窟有靈
異感遂祝髮事浮屠注大集經未就屬羸疾乃歎曰
欲求道而以危脆之軀承之計不亦左哉於是習養
生而聞江南陶隱居先生有仙藥方渡江謁梁武帝
於重雲殿機鋒駿發立傾萬乘爲傳之陶先生所盡
與其方十卷後見三藏菩提流支悟而舍旃遂修四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二十六

方十六觀精誠之極感異香滿室天樂從西來隱几
而化魏宣武異之目之曰神鸞而爲立碑紀德淨土
文亦紀之夫鸞師化屈指至於師千十七年矣或往
或來真不思議界也師生而專凝靜謐外若示不慧
者而中實了了其始受書不盡二卷識人間字十不
能一二而既得度上真一切洞徹六經子史趨走筆
舌間無能窺所自他注故兩藏與義往往超然有獨
得者即耆宿總持弗逮也其持論恒依倫物尤能察
人情識常變學士雖冲虛負大人器而剛腸疾惡每
自恨不能藏汗垢如食在口必吐之師委曲而劑其

偏不調不止以故學士每謂世貞毋論大道即事事
吾良師友也師之從國子舍而見衡讀論語亦取讀
之曰異哉此何書將毋聖人言乎哉衡曰論語也師
曰我固知聖人言他人不辦也又舉中庸語學士天
命之謂性一語而冒天下之道矣試爲我草一論毋
作朱氏解也學士沮不敢下筆亦不敢重質之至今
以爲恨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爲
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庶幾荷擔矣又曰道自
和光入者乃真門也自無欲速脩者乃真路也自不
妄語始者乃真芽也貢高以求異名躡分以示異證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二十七

沈五欲海而托菩薩行彼哉彼哉學士嘗從容求道
師曰但於十二時檢點身心中過而已學士漫應曰
覺未有過在師咲曰此一念即過也學士大愧服而
無心有之讀宗鏡錄學士過而拈南泉論六祖衣鉢
公案令作數百許言以報師咲曰近矣而未也手一
札示之大略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無相莊
嚴皆由無心作心靜神凝自然之理然後可以當空
迸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纔得如意珠照破萬
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性成真無心
有得之爲汗下浹體三日不能寢食里有蕭愍者故

上虞丞與成婦年八十矣日杜門誦佛書雖家人輩不知其異一日過師見餐栢枝而咲曰是不食耶何必栢枝食耶何必不栢枝師遽棄之而呼媪與深語亡何媪以一卦囊使遺師師不發曰此別我也尋媪示微疾卒其體柔如氈羅綿而師始發封果別語也後師神遊歸語學士近見蕭媪是猶在脩地也而初果證矣師之棲徐墓時薦紳先生慕從者投啓於學士以希一言之規學士爲從臾師度不容已則察其人可與言者而授之言其精若獅乳之散酪要若烏號之破的毋不心折意飽而去其示管憲僉志道云

上才學道心欲澹欲死欲愚夫道者知學絕學善用無爲以誠而入以默而守示趙檢討用賢云行人所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道人曾記父母未生前遺下玄珠即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覓示瞿大學汝稷云心死欲生心生欲死既死既生欲不死不生古人千篇文章今人證在何處示屠青蒲云大美無美至言無言君直道多聞道之所不奔亦道之所不載智者不自知知之不言言之不文此道機也示沈脩撰懋學云人道脩身聖道脩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爲運用以用情不用爲脩持凡好名好事交

際往來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亦屬塵絲示
張貢士厚德云欲了生死先了此心無欲無爲即心
即道示張茂才定安云太上無生次達生次貴生次
伐生而最後貽書家弟憲副世懋最詐其大要謂道
包天地離有無不出澹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其名
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志疑慮
以待機緣之至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
光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乃真學道者也
又云吾行之後爲官求道俱不可着一分濃豔氣嗚
呼知言哉是數君子者世所稱賢貴知名長者也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二九

齒即最少亦視師倍皆北面順風而稱天師千里之
內有及弟子籍有不及者至於今踵叩未既也師初
不爲書既書而入法儼然超灑自得時時在山陰永
興堂室間至於古篆則倉頡以至碧落陽冰近七十
體而天圓采陽之類出自三元八會者不與焉每謂
學士兒篆法受之崔姊然僅一習獨飛白至再習爲
崔姊所咲世貞故嗜法書嘗見師篆而悅之頗出篋
中佳帑墨求書師既許而謂學士彼奈何不好字義
好字跡不敬心師敬經師以故世貞不敢數數請而
所書金字心經性命三十二體以貽世貞及如來七

十二字陰符諸經留學士者吾不知三目老翁如何於稽斯大徑庭矣學士問謂師何所受書與文義所由解師曰此皆妙明中物唯靜而無欲者能一以貫之師所教人習金剛心經黃庭內景道德陰符以爲身心要謂參同悟真不言黃白男女而諸解者流而爲黃白男女以悞世人故於八戒末志之而不亟亟令人受以此

王世貞曰余嘗讀真誥觀南嶽紫微諸真所周還司命楊君者庶幾與師遙埒然彼不晝日見見不令它人跡之而其語僅口受至楊君乞一真文之書而不

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三十一

可得乃又屢屢身中事而已於竺乾聖諦了無涉也禪者言性而不及命玄者言命而不及性儒者言有而不及無至於末季若讐矣瑣瑣者借世法而符錄之竊世贏而服食之欲以是超世而垂不朽抑何蠢管測也淨明依忠孝悟真趣禪那祖庭及中庸見以爲鯖五侯焉雖然猶不能無芥惹闕也若乃謦欬帝真蹈籍塵滓光顯博大精微要耿悟性至命並行不悖如洪河飲如甘露濯方外得之以洞三光方內得之以維九則有舍我師奚適哉夫鸞師之在因地亦遼邈矣忽往忽來屈伸臂頃以是知古先生之語毋

詐也不然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胡以降至尊而喋
喋濁世哉學士謂世之操觚翰以求從事師者非鮮
吾紀之十不能一臆也畧矣然而不敢誣也世貞則
曰奉師誨無務文其言今傳之陋矣然而不敢飾也
夫不敢飾不敢誣以偶有傳而後之志道者縮縮如
有循庶可以報師一領也已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八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八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胡觀察傳

觀察胡公僖者字伯安一字子祥胡之先為宋國子直講瑗所謂安定先生者始家湖州其後避元季亂徙蘭溪遂為蘭溪人五傳而至公父贈儀部郎中富贈公以忠信治賈業旁落計無所之欲委公於醫以紓家困時甫壯已悉讀素問靈樞和扁諸家言矣一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一

日忽自奮曰醫母論不如秦越人即所治必自吾手能幾何孰與夫大丈夫大則宰天下小亦一方少徇慮而起數百千人死哉亟改治儒贈公竒其意而許之治儒之未幾即以屬文冠其儕補博士弟子故太宰唐文襄公龍養母里居聞而召見公公時袒褐躡屣屨以進然神采秀澈英英照四坐坐客盡傾文襄公顧謂客曰何物寧馨兒國器也有弱息必以歸之文襄母諱文襄擇壻而得賈人子乃又窶耶文襄意奪然歲時問遺公無虛日當是時學使者少傳雷公禮試公文居首而聞學使者太子太保朱公衡道過之

雷公雜公文於它卷以嘗朱公朱公獨拔公文曰鷄
群鶴也何必仰吭鼓翼而辨雷公大咲語公姓名以
相矜賞唐公與雷朱二公世所稱人士模楷者也是
歲公遂舉鄉薦在公車者十載所而後成進士公故
貧進士祿薄而迎贈公及母鄭邸舍中日治二年一
缶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缶所與婦共脫粟苦費而
已俄鄭病篤公晝宿泣而顓天尋不起毀瘠骨立奉
喪與贈公歸服除補禮部儀制主事提調會試爬搔
其弊得便宜十事將上而報贈公計公痛不及視含
毀逾於喪母鄭時公先後治喪貧甚勉自力而已不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九

二

以毫髮煩有司再補精膳主事遷祠祭員外郎遂爲
主客郎中虜僣沓請款塞衆難之不欲許公獨是許
款者於是諸頒賞與冊俱以屬主客事悉辨竟僣沓
世無害政府乃大才公調儀制郎中亡何 上崩

莊皇帝登極時朝儀久曠絕事取公裁與諸單恩賜
放哉山陵經筵幾務旁午公應之沛然且當有九列
除而慶王襲封之事起慶王者薨無後諸郡王於支
遠不當襲而近者乃中尉賤例不封中尉故富行萬
金中常侍恫喝公公固持不可則以謂尚書急乃籍
口公於是取中旨特予中尉王而公出爲湖廣右叅

議治稅糧時大水獨荆襄災甚公旦夕行部精心區畫其賦得減省十之四民以大悅而其地故悍相籍也父及諸弟在焉公平視之每行部無加禮有子試武昌公如弗聞也以是失悍相心願指漕使論公督漕綱不稱職公視他道獨先期亡可訾者顧鐫秩得雲南按察僉事其治兼督瀾滄金齒騰衝兵巡與緬甸隣緬酋強而貪念大理饒欲割之而宣撫刀某父死兄弟爭立兄自度庶子不得立則媾緬人將募兵合而窺大理公請於臺爲文檄之其畧謂而自恃強不過明一荒郡耳且不聞而之先以三十萬衆殲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九

三

西平侯手無噍類耶即不量送死螳螂之斧見我車轍立靡矣緬人得之氣懾不復吐乃以單車馳刀氏所中分其地咸解散如約臺使大悅上書稱公仁勇有安民畧遂復故官再遷按察副使凡三政皆不離滇中拊循其吏民若赤子所經歷雖深山窮谷能識公曰胡佛子蓋以其慈悲善度人故也然公務持大體不爲一切迎合臺往往目攝之不顧而同列之文深意思者見以爲杓鑿不容屬大計臺疏以不及論然尚謂公滿腔皆赤子公笑曰彼以其鷹鷂易我鸞鳳耶吾用赤子歸矣遂致仕百城吏與其老弱牽

衣填道曰公毋弃我則又泣曰公果弃我矣公歸而
悉出其餘俸置酒宴親戚閭里不爲差殺然後以次
周恤之衣者食者鰥寡室者死弗歛葬者亡不滿欲
而去然蓋自卑卑人所爲德唯恐其忘之所爲德於
人惟恐其不忘也性尤惡殺生當省試時謀徙僻地
得潘氏圃蟻群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欲焚
之公感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
耳亟返故居暨入試窘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蠹
戢戢筆端不可遂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至溢如
泉湧蠹亦絕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
神助耶公心知爲蠹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龜鼈螺
蚌不可訾數嘗有遺公鴛鴦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
落吾師手棹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咲之公亦不
悔遇早朝即盥漱熟水亦必躬蘊火手盥自給恒謂
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馭三尺童必從禮信絕不施
鞭朴間一詈數小過輒自悔何以使彼勝也其視所
部若家視部衆若家人人亦不忍欺公以故所蒞官
事治公雖温然長者然遇不可必激而遂其志以故
公易於下而難於上論者擬公孝謹類石建平恕類
劉寬直節類汲黯雅量類陸象先止殺類白居易其

鄉人則曰吾不識所擬諸賢第公乃里中章尚書耳尚書者文懿公懋也公少羸自念以身貽二大人憂甫強仕即絕房室今六十有幾矣貌頰膩白而髮鬢視聽飲食步履不衰倦如四十許公爲詩文宏壯濳濳數千言若建餅然不以名諸人取自適而已至于應麟而始以詩負海內稱

弇州生曰士有不愛其身以成其是者次亦砥節飭行能自樹見不泯泯其下乃掉三寸舌操七寸管雖黃月旦標顯而群趨之即不佞還願爲之執鞭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躬行

弇州人續稿

卷之五十九

五一

君子舍胡先生奚屬哉仁心爲質禮行異成事不趣名語不微識雖非宦所由顯然於國家之元氣深矣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敷父曰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別生產以至卒而一鳳其弟四子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耳即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子有雋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殉

之既而強食曰弃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
亡何二孺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既
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君骨則從之墓所視
治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爲咨嗟墮涕而
諸中乃有利烈婦之嫁以其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
且艾誰能容彼久也則又訾其目曰彼眇美而流烏
能父也烈婦聞之大歎咤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
我而又目我夜就工所取石灰合許手授父之血出
漬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愧悔無地而烈婦目楚
痛益劇度必死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
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卧棺中
喉喀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枯時呻吟小息輒自
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中當
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而爲上書
天子旌其門曰烈婦弇州生曰始劉子政傳列女而
范曄氏因之然於熾行嘉言無所不談若列傳之例
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者女而稱烈者不
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
未盡當也大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
變也恒則以殉爲一變則以一爲殉若趙婦者無所

不兼詣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土爲天下沃而崑居冠焉以故不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足以洗及采風者之䟽上而天子之詔下嗚呼沃自是不爲累哉

沈贈公傳

沈贈公者諱武字某其先自汝南徙而吳爲吳人者千餘年而子孫散處其豪曰漁隱公屬元季以軍興責富人貲漁隱公跳之洞庭兩山間高皇帝定三吳始隸藉嘉禾爲嘉禾人凡五傳而至贈公贈公之父曰茂才公某者娶太守姜公某女未有子置媵周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以弘治庚申正月舉伯子而庶姜以二月舉贈公太守憐愛贈公撫而延師教之伯子乃緣以朝夕侍茂才公得公懽公盡捐其橐於伯子而委贈公使贅吳吳南湖之著族也其僞曰壽官公某無子晚有女其母嘗夢青鸞集於幃而生壽官公鍾愛之謂贈公淳敏有度請於茂才公曰而子吾子也然吳孺人不以家挾贈公贈公不以贅故小折節閨門之間肅如讎如也父之茂才公卒贈公奔哭如禮不問產人謂汝非沈嫡耶誰敢居羸贈公曰吾人贅也且恐傷逝者心卒弗問產而壽官公亦老死公請於族得所當後

者而徙箸於白苧鄉曰吳自有後吾壻也且吾耻言
贅人乃稱贈公讓伯氏產則名贅讓外家產則不名
贅以是益服贈公然業益薄贈公雖不獲用儒顯而
好讀詩禮二經及郡國志史兵漕錢谷諸書精心計
縱橫握筭不爽邑有均田役推擇贈公賦曹事立辦
入從事大寮得冠帶需選贈公嘆曰髮種種矣安能
持資簿受役升斗而會有子今郡大夫竟中少穎工
屬文贈公延明師塾而誨之因併誨其從子常熟令
某時吳孺人以儉勤佐贈公爲束修費尚不給稍稍
鬻廬產以供客謂姑廢塾贈公曰吾急塾甚於急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八

產而大夫之學成已舉鄉薦贈公乃喜謝客廬產幸
當無恙居恒戒大夫吾德於人則忘之人德於我勿
忘也又曰吾不能治城且家言若于公以高門侯汝
雖然吾不敢愧冥冥益贈公慈於物毋論蠕喙即一
枝卉不忍折所市禽魚可活者則活之前後不可勝
紀竟以老壽終吳孺人不以耄廢毀也泣而語大夫
從汝父地下易耳顧老人無殉者會服除設奠聞大
夫哭聲亦哭氣遂絕孺人之卒後贈公三年得壽俱
七十有五大天竟孺人服上春官高第授南陵令政
聲爲一時冠 天子推本贈公與孺人之教而錫

之 璽書其辭稱贈公曰孝友昶躬詩書迪子孺人
曰相夫以正玉子於成皆實錄也於是贈公秩如南
陵令而孺人有今稱云南陵令今爲吾郡同守故曰
沈大夫

弇州生曰沈大夫談贈公之爲德不可更僕數矣而
大要蔽之曰讓曰慈慈不必情讓不必名斯所以爲
至乎哉乃吳孺人之爲相而沈大夫之爲繼至厯
人主褒蓋孝友柔嘉之聲隆隆焉是故我觀於沈而
後君臣夫婦父子之道備也

沈淑媛陳傳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九

九

余旣已爲沈大夫傳其贈公若吳孺人矣大夫稽顙
蒲伏泣且謝旣謝而泣猶涔涔未已也曰始也不穀
不敢以吾私先吾尊旣也不忍以吾尊竟廢吾私也
曰不穀之奏南陵令最也 天子以考功法覈之信
錫贈公及先孺人 璽書矣已而錫吾亡室陳其稱
亦如吾先孺人而秩視不穀其辭所謂敬順承尊儉
勤治內莒筐囊饋絲枲佐讀諄諄乎其言之也夫亡
室陳以匹婦之微厯 天子褒獎洞見纖悉不穀寧
復有它覲抑不穀聞之綸綍之辭貴嚴穴之辭微敢
以徵累吾子余唯唯大夫又曰亡室陳者故訓導橐

女也生而喪母育於外王父曰水部穆家少即以柔
婉稱矣其裝橐亦不薄旣歸不穀而吾贈公中挫產
已漸老陳乃悉橐而共二尊人之養行且盡則晝夜
勤女紅佐之不穀中歲以經術行教授歸得少修脯
資以授陳陳不爲私置蓋吾夫婦相對藜藿也而司
堂上之甘毳充豆矣衣恒一布襦裙不曳地嘗試問
之有不嫁時服耶則曰爲諸生婦當如是即二尊人
被輕暖不逾於適吾體哉然以舉孺子不育強不穀
蓄媵妾雖脫簪珥不恡也而竟先不穀病死矣不穀
之令南陵也差有祿而不及饗其被錫也不以封而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九

十

以贈今之嗣者賢間與之語若雖儉不二簋然有肉
矣不重珥然時時御冠珮矣雖勤不至鷄鳴而治羞
饋矣爲臧獲稱貴人矣爲子稱母矣陳有一乎哉嗟
嗟弇州生曰余嘗讀河陽令悼亡童而歎夫婦之篤
也然猶爲情役耳讀北地氏結腸篇而得婦功焉得
夫道焉今覩沈大夫所稱何以異哉爲作沈淑媛陳
傳不言孺人者貴德也

山東左叅政贈中大夫太僕寺卿馮公傳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也而治漕事卒
而贈太僕寺卿予誥封尋以公滿叅政考贈祖父太

中大夫亦于大夫誥參政法不當贈贈法不當得誥而今得贈及于誥者漕河南告成天子大推恩任事臣獨公最久而前後功又最高以卒故惜之甚其被恩澤有大臣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可謂遇美公諱敏功字元卿其先居海鹽之大易里改隸平湖已而徙郭中遂爲平湖人王父遂平令俊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擢工科給事中以直諫謫婁更大邑令晉守吾太倉再管揚州同守中單辭罷以公考策封按察副使得贈如公階者也公生而明穎通古今文集十六補邑諸生十八從其父太倉與諸生儁異若凌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一

尚書雲翼徐太僕曠憲副敦張憲副大韶相切劘爲制科業而不佞貞忝公同齒參其末公是時秀眉美姿馳筆而長驚毋能當者還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偶廩學宮然大試輒不利時揚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又以其羨贍宗黨公一切佐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人上公車報罷亡何島寇迫平湖前是平湖城矣往往多公資力而至是復佐其令憑城爲備禦計甚詳寇去而有援兵乘間爲虔劉者令以爲倭也懼甚公授甲家衆夜坐立睥睨間質明而辦兵乃愧退鄉人避亂爭入城城人虞不給時臬使方按部衆謬傳

且逐之群咻使所公聞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
徵公幾叵測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策高第明年授
禮部祠祭主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
座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
而責笞之相怒甚召公詎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笞
者何也公正色曰笞橫道士耳不笞師門下客也即
笞師門下客而為師少懲橫者以為弟子罪未敢聞
命相頰盡赤然竟未有以中也尋進主客員外郎奉
莊皇帝即位詔而南道遷其司郎中還遷江西布

政司右叅議分守南康九江部公行部至南豐而浙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二

兵調者以餉不足將大掠公召其長好謂曰而與我
鄉人也故為而言一反手間名為賊天子檄大軍
至糞粉矣餉不足吾為若治餉其長悅公乃料倉粟
庫鏹次第屬於舟而使一郡僚導之選精勇尾之咸
攝不敢動屬方議均田而公所部多山高下饒瘠異
狀公使善計筭者周行阡陌間計畝受稅毋得伏匿
又為之平亭其役留藉南康未三歲以才舉拜山東
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甬至而河決睢寧
由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七
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滙為湖曹口而上故河百

餘里以南盡爲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筭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瀑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解衣裯襦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皆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闔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隄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州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三

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凡九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遥衛漕河之間者諸經畫版築榘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公素莊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鰲瘠胼胝見者莫可辨識始遷河南左叅政公於職不專治河而其地與事亦故相關撫按臣聞而喜曰吾可高枕矣而少年喜事者欲從加口穿葛墟微赤良城等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爲運道以示奇微公與議且屬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

磐石礪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
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意未已別欲繇
海通膠河其視漕稍極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
疲不勝後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
以膠功不易與且不易竟即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
金錢柰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
按臣采公議以聞時柄相獨拔國前後授指於喜事
者怒而下書切責人或爲公危曰內意堅且實才公
以治河顯而弗以治河終之禍且及公公歎曰吾豈
不念禍爲 國家計重耳度必不可已始就役尋具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四

如公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恣沮用
廷議罷之然猶謂人馮參沮加今又沮膠者何也豈
懲昔軼掌故倦耶公尋歸職職所治稅糧時久已困
不給爲平亭其額募墾荒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
念揚州公老病乞休歸朝夕侍湯藥揚州公得公而
喜爲加飡無何竟卒始公失其母屠淑人戚不廢易
已失繼母徐淑人易不廢戚然皆在壯時體猶爲之
柴瘦而揚州公用老壽被服金紫極園池亭榭之樂
其卒也公親視含歛虞祭當葬日送舟于艘人以爲
無憾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益篤雞骨支牀幾不起

服除久之薦者相屬乃從田間起仍故官改佐漕運
公時苦宿痾未平人或難之公奮曰賴上恩得治
私今不以爲不肖而屬之大寄吾何忍負且嚮者親
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爲朝廷有遂冒暑抵淮淮之
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
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公廷

疏上得請而公至即任其艱巨者與北都羅君共治
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公能工以大集公益
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訟覽訊牒至丙夜
不休五鼓即起以爲恒尋馳督漕舟自徐而濟凡七

奔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五

晝夜遂昏聩不復省已而稍蘇還進醫藥微効復出
勉治事病寢劇見其婦曹與子相對泣猶呵曰人孰
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恨叩之家事張目不吝而
趣羅君至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善
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鼈矣幸爲別創堤
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賻汝却而歸諸官
羅君色慘沮謂公堤吾職也毋足多慮若子幼何以
語我我爲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羅君別而公以季
夏望日之午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即
伯禮補邑諸生以稊文著公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遣

盜公已脫冒鋒刃而出之愛其第敏効尤篤事相師
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
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感稱公父子

弇州生曰馮公所謂能捍大災禦大患者非耶淮之
人相卒而祠祀之也公於居官他功績甚多不志志
其治河者於國不爲利則抗悍相弃其官而不之惜
利則鞠躬盡瘁至死而不爲己真純臣哉玄冥之勤
官而水死何以異也乃 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
而薄於王延世蓋裏之矣

陸贈君傳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六

陸贈君者諱鏗字子器蘇之長洲人也祖父家長洲
里中而父敏饒隱德當其歿時贈君甫弱冠而兩第
鏗鉉業在襁褓毋沈痛不能生贈君之治喪以哀毀
稱而且夕歛色爲毋曲慰解務得其意相之撫育二
孺子皆成立而鏗天無子贈君心念鉉且長不能自
博一官悉帑而資之游太學後仕爲常山丞贈君家
居以養毋爲樂雖小滯澆亦必微探所嗜而進之歲
時行園草木之實新不薦不敢嘗也病則時時爲洗
相服踰廁然迄不使毋知嘗夜暴有寇警贈君負毋
出之鄰家或謂不虞橐耶贈君謝曰有毋在何論橐

而毋沈寃以寬樂終贈君髮且種種矣其哀毀亡異
失父時均其產於常山丞曰吾不敢薄先人體訾稍
贏則時損以貸施鄉戚之乏者生養死歸往往見藉
曰吾不敢私先人有丈夫子二曰濱曰汴贈君度其
質可進延名師誨之課之經術曰吾不獲顯而王父
矣而曹勉之於是二子咸感奮力學然公竟不能待
而卒卒之年六十有五贈君既以孝友好施予聞乃
其忠信篤敬又有獨至者人不能舉其詳長州文學
掌故俞先生獨知贈君爲載之邑乘後濱汴俱補博
士弟子而會贈君之媿馬以明婉勤約佐起贈公家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十七

又能代父職尋亦卒汴服除舉於鄉謀葬贈君夫婦
走之學士申公汝默所乞言以銘其幽凡十餘年而
汴成進士拜南京刑部主事奏三載蒙制詔贈君
如主事官其辭謂贈君行誼端良性資樸茂馬從贈
君品爲安人蓋亦有淑德慈儀之訓云或曰贈君固
賢然閭閻之行耳夫安人者跡不能闢以外也何自
使天子知之或曰銘贈君夫婦者申公也當是時
申公實以首揆視草夫天子以申公銘故褒贈君
夫婦申公以俞先生邑乘故銘贈君夫婦即不獲生
有其饗歿而遇稱之偉哉汴今以吏部司勳員外郎

予告歸誌銘邑乘之後有表有記有序

弇州生曰贈君以一閭閻見知 聖主賢明相足死
矣司勳之復益以諸君若表若記若序何居也豈亦
以廟廊之華袞與巖穴相藉而重耶抑閭閻之跡不
易竒而托之文言則有任其不朽者耶是不必盡然
乃司勳之所以為其親者篤矣

汪山人傳

當萬曆之七年予里居數稱病謝客而密有躋門者
自稱新都男子汪某願一見有所言見之宣髮矣而
具裝為山人服徵之則故太學上舍生久次俛得官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十八

者也曰我不知太學生徽俗故重賈問亦賈乎曰我
不習為賈俗故又重族問汪故甲族乎曰我不習稱
族已而出一編曰賈與族在是矣雖然吾非以名也
願得子之一言而折衷余竒其志美其才而許之文
成顧不能無傍刺於俗所重者山人歸以詫社中人
則社中人呶訾我因及山人山人夷然弗屑也然絕
不復相聞而又八年矣一日有衰服而來謁者纍纍
然孤也蓋山人之孽子元勳來言山人死矣出其集
則叙之者又有汪司馬伯玉劉侍御子威與其鄉人
吳瑞穀子威多澹辭以匿其所未滿毋論伯玉謂山

人於九歌二雅六義五音無所不闕於屈宋蘇李韋
枚曹劉王謝盛唐諸家無所不入於音節景嚮意家
風神倡和轉移揮闔飛動無所不得於樂府古風長
句近體無所不工泐泐矣泐泐矣然而不守一隅不
由一徑或得之心或寓之目或動之情調調刁刁衆
竅畢作猶之大塊噫氣吹萬不同瑞穀之稱稍約謂
山人五言得之王孟芳姿在掄七言春和婉鬯春色
依樹多以趣勝弇州生曰余衷於二君子而知余嚮
者之叙之無當也夫旣已叙之而二君子又申稱之
余又何贅哉元勳拜而泣數行下欲得余傳夫余何
以能傳山人也與之坐問所以不肯稱太學生故曰
山人少治經術有聲補博士弟子及再試得第一廩
學宮久之邑司行鄉飲禮有以子貴躡賓席先其賢
長者山人預執事前曰所以稱鄉飲尚齒貴德耳不
聞以子貴稱祭酒抑使下其人恚謀以事中山人山
人乃去之入太學鬱鬱有雋聲而屢試不利最後錯
血於試所歎曰吾以吾身而博身外物何悖謬也遂
焚繻遨游名山水山人故好詩至是益沿詩詩成矣
而念其邑居前輩名能詩而泯泯者歎曰吾不可以
先諸前輩傳悉載其詩爲家者一百六十四而梓之

然後去謁王先生當是時王先生呼之山人應太學生則不應問何以不習爲賈曰山人之先將軍某其始小賈也轉販瓜李轉息壚鹽起家至傾邑貴爲昭勇將軍嘗脫窞死者數十曹又構大石梁以濟涉者死羸金巨萬計山人悉以推伯氏脫身闖閭間受鄒魯之業以詩自娛終其身是故不習爲賈也其不習稱族何居微以族相豪而山人之先越國忠顯公華擁六州而儲胥之子孫之麗不億至官太宰司馬中丞者肩比而宋有大儒四友公凡十餘傳而至山人諸豪族屈指至汪則首爲類而山人獨自謂族以人重未聞人以族重也即崔盧李鄭何與焉是故不習稱族元勳又云山人性慈悲負廉節旣已推贊伯氏一子疹發甚厲時山人有二子矣日夜肉袒告於先祠願以次子代俄而次子果夭而兄之子獲全邑築城禦倭多發民間塚齒盡露山人白邑禁止之且瘞其露者客有寓千金山人所而盜夜入盡掠其資裝客之金幸亡恙人謂匿之便山人罵曰客以不貪托我爾乃以貪餌我悉歸客又嘗直僮奴之誣其王者於郡大夫不聽則褫幘投地以去悟而卒直之部使者應詔辟山林材行士有司以山人應羔幣交於門

謝邦納也而山人竟老病嘗自爲銘其辭甚愴與其友金上父者時時坐一室校讐所爲詩又有金彩芳者爲之梓甫成而上父死無後山人爲視含歛立後已而大慟曰知已已矣誰與我生趣病益甚且易箆爲詩十餘語則甚達至月朔與子弟期之三日果卒山人名淮字禹又別號羅山子

贊曰元勳之叙述山人云爾余徵之徽人信徽人又謂山人娶於程舉懋孝已置貳某舉功復舉學功德最後嬖外婦方得元勳山人遂與方獨處而元勳長能詩又善事山人山人愛之以見諸鄉先生鄉先生

全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二十一

亦多愛元勳者其配程遂偕處無間也山人卒而諸兄進元勳不以爲子數苦塊無所容足蓋筑筑然者久之念無以效於山人扶服而來請傳也於乎枚臯非孽子也耶即繼叔而父子翱翔於藝墨之林者寧以嫡哉元勳力自勉以而父有聞於後是不在傳則在若而已

吳宜人傳

宜人姓屠氏諱睦樵李大司寇康僖公之女孫也康僖公有子曰諭德公應峻娶於項實生宜人項則大司馬襄毅公子叅知公經女也嘉靖戊子冢宰吳公

與諭德公同宦長安而冢宰生尋甸太守小泉君諭
德生宜人都人士以牛酒賀兩家遂締盟焉十七而
歸太守再封爲宜人宜人內外門地甲於江以南而
端方慈儉若出素族至於天性至孝便具鬚眉則古
曾閔之流亞乎冢宰之廉於官也督學滇南不能治
萬里裝以妃戴夫人留而太守方治諸生業宜人勤
女紅充饗飧費不給則脫簪珥佐之迨太守之叅軍
於燕也宜人更其移南爲置貳以行遂終事戴夫人
戴夫人安之忘其老而失明也而宜人因得晨夕起
居母項矣冢宰薨夫人繼之哀感骨立十指甲盡脫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九

五二

輔太守居喪士族以觀禮焉宜人素有心悸疾以貳
俞產難所致至是益甚年六十而母項病值大寒冰
雪日夜擁之不受代憊劇忽顛仆榻際兄弟泣辭曰
幸不乏子若孫及使令者奈何令姊氏至此宜人亦
泣不忍歸凡再仆再甦始就輿返第竟先項三日卒
實死孝也宜人雖處富貴乎而身謝紈綺手親菅蒯
居常不具二簋待姻黨未嘗有矜色冢宰方鼎貴而
相成以清白也里居而競業於意外之變也未嘗一
日而寘安也有子太學生惟貞嬰時抱危疾蔬果食
飲必手衡而授之然香計時不令先後十年許始愈

督令就外傳內設重衾外設重關以一老蒼頭與居
洎有室生孫稍自慰曰今而後吾可稱人母矣其撫
庶易學不異於太學惟貞忘其所自出太守亦忘易
學所自出也讀書通大義兼明佛理獨不喜巫媪比
丘尼出入房闥日誦心經一卷間書佛偈隨命侍婢
火之曰不宜以手跡示人也作家纖嗇不厭瑣屑辨
色而出手葺粃之鑰指撝臧獲咸盡其才力而間有
重負者則歸之宿因以自解惟里中貧乏死喪周之
傾橐不復恡以故生有懿聞卒之日疏戚貴賤亡不
爲賈涕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九

二十三

弇山人曰士有百行孝實始之載藉所稱五十而慕
者有虞氏之後無聞焉至婦人女子遇人之艱難則
念及父母未有富而貴而壽猶以劬勞報所生繼之
以死者也彼緹縈曹娥皆慷慨一時而流譽千載視
宜人何如哉宜人內行純備余獨重其孝昔蔡中郎
云生平作碑文惟於郭有道無愧色余於宜人亦云
爾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中山王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世業農至達而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顙赤色沈毅剛決其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高帝爲其部帥用事達杖劍徃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畧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襲橫澗山寨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一

得兵二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畧進高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

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高帝乃馳單騎徃撫之爲所

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高帝始得脫

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高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

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

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
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叅預密謀進
止尋從破擒元將陳桡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
集慶路

高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
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
請死乃赦之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
帥完者魯平章定定號今明肅城中偃然不知兵達
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
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
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于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二

師于

高帝曰賊窘矣可破而有也

上以兵三

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平
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
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
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旣交均用
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
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高帝乃故奪

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

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
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

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士誠達乃殺圍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佯示弱狀士誠兵直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爾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高帝

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疋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 高帝以重兵定發處將畧有

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三

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

高帝念不及援

而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弃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艘幢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高帝大悅謂

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高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

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諒之郭叅政下潛山分兵守之達還填

池州而

高帝謀知陳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

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覆於九華山之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筭選

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而城中兵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高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旣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高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高帝取江

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過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而亡何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高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尚盛帆檣後不見際高帝憂之謂左右卽不利柰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

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
嚴斥堠示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高帝已
破誅友諒矣師還即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

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尚右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

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
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
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
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爲更張毋使有旣往之悔於
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稱畫一焉
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五

其驍將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弼
走汴梁亡何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
兵至荊州友諒守將姜珏降遣叅政傅友德徇夷陵
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徇潭州土酋易華降
徇辰州守將周文賁不降破之文賁走徇寶慶守將
唐隆如文賁破之隆走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
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首
克泰州得其將九十兵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敗將李
清會張士誠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
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

興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將
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

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稱是復移師會
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驟港獲卒三
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獲兵萬餘馬
千五百疋糧四萬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舉徐宿二
州以歸時安豐復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圻
都左君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
疋大相擴廓帖木兒窺我徐州達復大破之所俘斬
萬計淮南北悉平 高帝與諸將相謀討張士誠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六

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
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
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
奉 上威德以大兵威之當自潰 上大悅曰子吾
身也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
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諭以
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
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毋莽閭闔之外墟毋
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
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

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叅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敗走遇春扼之而獲其從卒多死天騏等餒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達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暉僉樞密呂珍以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破之獲其戴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鹵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七

平望鹵其軍資甲伏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暉呂珍降盡得其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麒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對門分兵營婁胥閘盤諸門築長圍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爲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高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過絕亂畧消弭群雄今剋期未請事事取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

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
松江降尋爲其豪錢鶴臯乘間殺攝守以叛衆至三
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臯平江城堅難卒拔而莫
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泐數從
水中消息達徼得釋而厚賞之以爲心膂使往來爲
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
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
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
氣益奪久之達謀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
春亦破閶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
奔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

八

收其餘兵二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之蘇
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
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
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
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
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
帛改官儀尚左達爲右相國尋改相國爲丞相達爲
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辱王
以臨天下

高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麀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下也達曰上策之善

高帝顧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闕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旣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僂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

高帝勞

兗州人續稿

卷之八十

九

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狗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籍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獲將卒二千八百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

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藉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

高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
予告所以推揚勲畧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
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
公李克彞所克彞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
我悉麾下授公能與之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
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何能戰克彞乃驅
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十一
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畧洛陽遂抵塔兒灣元將詹同
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
鋒達麾兵乘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
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筭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
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
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
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
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
兒遂徇號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來報聘
以白金文馬爲饋受馬反金送其使建康

高帝

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謁
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
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
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旣退復
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
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
遼鼠元都一穿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
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
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
甸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十一

會仍移頓陳橋

高帝畫陳圖以賜調益都徐州

濟寧諸裨將悉集達復入汴梁辭已分兵徇河北右
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兵至衛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
德迫之至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尋取廣平大
將軍達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
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
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承相也速
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
馬無數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

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十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軍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叅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

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直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叅政友德以鉄騎爲前鋒畧平定州而此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輿勁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

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
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
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跣
一足乘驕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次日建
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疋兵乘勝之
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
哲於而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
遂渡河酈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
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
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
奔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

十三

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
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
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
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
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
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
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
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威之思齊
不走絕徼則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
夫筴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

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
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
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
盡獲其部落騷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而留其弟
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
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
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
乃詳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
甚卽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
畧其西都督顧時畧其北叅政友德畧其東都督陳
德畧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
動良臣出兵盪麾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
援者已復徼其兵出採汲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請
降不聽復遣兵擊破擴廓之救者札兒圍益急其
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
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
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
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
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
木兒覘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

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上乃遣達大將
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
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
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
而壘日數交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港
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
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
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
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十五

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呼聲動天地遂大破之川
北亂塚獲其郟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
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
餘人馬萬五千三百疋橐駝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
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
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高帝釋之而以書
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
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
功不得不由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
息達旣已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蕃

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
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筭先
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以高帝為幸龍江勞
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
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告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
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疋是歲辭判省事右丞
汪廣洋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
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
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

奔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一

十六

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
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 高帝

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馬勝宴射而賜之交
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
之弓矢達等謝上若注意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
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而 高帝御武樓與
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乃請曰函發兵
阮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
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
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

馬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砲而心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它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畧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京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卽召還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

十七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昇臥正寢醒而驚輒俯伏階下呼死罪

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今天下後世毋忘爾達長女得尚 燕王王 高帝愛子也國

于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啟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

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舅與 天子夷葷而見
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
所練士皆選後從 王起靖難立大勳績要非偶然
者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欲因以
內好達惡之不答則賂達圖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
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 上言惟庸不可過
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高帝以是益重達而其
後自北平疽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
書謂今九夷入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
臻此且召之歸疾益甚 高帝憂之爲延致天下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十八

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
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年五十四
高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尋輟朝愴然謂群臣大
將軍爲朕股肱心膂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
克濟大勳邇者太陰婁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
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
報之但著其勳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
王謚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
夏真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
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

達薨

高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京國公藍玉而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服亦數然上

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

二王而燕王卽帝位爲太宗舉中山王以勵

諸將軍者不一達慮精而言簡今出不二諸將奉之

若神明而善拊循其下同甘苦士不飽不食不營

止不就幄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槨之

得壯士與謀輒不殺以恩結其意皆爲我用所平二

大都三會省望郡膺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

上符印單車垂橐以還邸舍生平無聲酒伎媵之好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十九

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高帝郊

祀後卽建功臣廟於雞籠山圖達戰功與太廟配

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

壽曰膺緒添福早卒膺緒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

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太宗朝

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膺緒以元舅見尊寵仁宗

初拜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副衛指

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勿絕其二女皆爲王妃輝祖

初名允恭長八尺五寸有材氣起家勳衛署理左軍

都督府事月給祿二十石達薨之踰歲而賜今名襲

公數遣往北平山東河南練兵治餉還領中軍都督府
建文帝即位之未幾而燕王以屬尊見

疑輝祖其親婦弟也王之次子高陽王高煦時留

京師邸竊輝祖善馬逃輝祖遽以聞建文帝以

是益親信之輝祖亦秉節無二進兼太子太傅燕兵

渡京口輝祖猶與開國公常昇等分道出戰獨力

王下京師獨弗迎以是文武群臣論劾輝祖削爵勒

歸私第尋下緹騎獄者五年而卒益死仁孝皇

后亦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上念達功大且以故

后恩俾其子欽襲爵盡還其誥券歲祿賜田明年來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三

朝不待命辭上猶恨之復削爵徙鳳陽仁宗

即位欽復來朝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

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襲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

加太子太傅矜嚴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而卒子

備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南中士民熟稱

之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太傅孫鵬舉嗣

鵬舉之生也備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爲

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

廢其妾奏立爲夫人欲以其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格

不得立立其庶長子邦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

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高帝孝陵
在留京者以懿戚世世奉祀 文皇初即位以一

中宰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左軍
左都督侍宿衛 建文帝業以持 燕王事從

容謂增壽 王得無反乎增壽頓首曰 燕王先

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師起則時時從增壽
詢虛實增壽亦時時從 王所輸 建文帝漸

覺之未及問而燕師從金川門入召增壽詰之不對
手劔斷增壽腰 燕王入撫屍而哭既即位封增

壽爲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

餘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三

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

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

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

舊恩超進太傅旋以監脩 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

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

四十餘年卒子文壁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

靖中 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

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

居二焉

弇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

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它十七皆太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侑配 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

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群辟夫豈幸哉儒生之第武者輒先太公望夫太公因累世之聖奉以伐至不仁牧野一戰倒戈攻北無所籍於鷹揚而殷社粟矣土一胙而疾驅於安丘之逆旅舉賢尚功汲汲以爲齊百世計孰與夫大將軍受賑而忘其家誓衆而忘其身論爵第賞而忘其子孫哉吾故持標而昂之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三十一

以爲古今勲臣第一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開平岐陽定遠三王世家

開平王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爲農家遇春長身白皙有膽力犂臂善射元末羣盜起躡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鹵掠毋遠志屬高帝駐兵和川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一

乃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爲先鋒上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上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旣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帥師乘之大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上旣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而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

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間音問絕 上率大衆攻之使

遇春多張疑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既合而
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爲二左右
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
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
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
命遇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破之擒其梟將張將
軍復爲總管遂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遷中翼大元
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
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 上取發

舟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一

二

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
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
克衢州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張士誠兵
來援累戰戰不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
破陳友諒之衆語具達傳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
之龍灣 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 上追友諒

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進行省叅知政
事復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
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援兵遇之敗
長興圍急 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

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
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二
人曰平章邵榮石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善

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

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

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

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僂之以是心

益愛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

連營水陸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拔其中

舟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一

三

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

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

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圍安豐元

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

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

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上趣達遇春廬州

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

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三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
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上舟適膠淺事且迫
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稍稍引退上舟脫而遇

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而上蹴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卒五萬人斬及溺者三倍之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承相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四

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陳理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昆山與士誠兵水陸勁鬪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睥睨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屢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舍港入營

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
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薊館之
卒降得六萬人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城
中兵凡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
萬時 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念
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為左右相國
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為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
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語具徐達世家
遇春之前議討張士誠策亦如是大較欲輕兵直搗

兪州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五

其心腹肢節當自瓦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
其勇至是命遇春為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
騎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馮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
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
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
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行
吳王即 皇帝位冊立 皇太子以遇春領其
少保遇春師與大將軍合畧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
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

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 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筭以效驅馳固大幸也 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

大將軍畧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且未易決也夜劫之彼必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六

有走而潰耳達曰善夜劫之擴廓果潰而走大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寨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興

之守兵走伏發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
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臣
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疋牛五萬頭
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
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
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
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明器芻靈凡九十
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遠使歸
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
兼州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七

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謚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
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
誥券配饗

高帝廟庭與祠鷄籠山功臣廟皆次

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
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椎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
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
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
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
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

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復
為宋國公馮勝以是益貴驕不練事 上亦知之故

不復使將封十七年而隸宋國公勝比北征納哈出
茂念諸徹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偏
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宋國公約束而宋國公兒子
畜之數加責誚茂故慢辭以應宋國公恚而會納哈
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衣相忤納哈出
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傷而部
卒頗有驚潰者宋國公得脩恚上書增飾其狀以為
茂激變詔即軍械繫至京而茂亦列上宋國公貪淫
貪州人續稿卷之八十一

八

不法事

上乃收宋國公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安置

廣西之

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為開國公

茂至流所而龍州守

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女

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為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
州守隱之它所實不死 上為窮索茂且發大兵繼

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定死矣乃小解而昇嗣公
之明年加太子太保健文末以抗靖難師得罪安置
雲南之臨安以憂死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
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紹襲紹卒
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絕世

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胤緒嗣

弇州外史曰高帝以神武定天下其臣皆莫及

然至於中山開平二王則心儀焉開平之甫定大業而不與其榮宜帝之悲思之也世談開平之勇而誠意之謀皆怪而陋夫暗烏跳盪百夫雄耳彼豈知有所謂大將者夫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大將之材岳氏則吾開平伯仲哉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一

九

王貞毋曹國公主

上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

獨有醇謹而公主歸之生文忠甫十二而公主薨時

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聞

上已起兵滁陽間關往投之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幼

上多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時文忠尚名保兒使冒

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仿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

於馬上習之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

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

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敗元樞密院判阿魯

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念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以激之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乎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而放之中流水兵見之亦夜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

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
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
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
將校七百人委弃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
身是氣索不能軍矣

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
賜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
杭州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
謝再興之五子降杭帥潘平章原明使其員外方爨
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爲緩師
計乎爨謝曰王師所過秋毫二犯杭之吏民鼓舞而
慶有王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之卧内與飲而授之
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又忠營於麗譙下令曰
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礫以徇自
是中外皆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
還李姓 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恩親隸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
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旣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
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春北
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
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俄而開平王卒於軍文忠

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
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
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
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
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
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
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
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
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
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
帛當大將軍之半明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
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擒其平
章覩真謀知元順帝俎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
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
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
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
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
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
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
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群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
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
誥券世襲鼻領都督府事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
循其地還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莽
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廬朐河入齋二十日糧兼
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
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騁海
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
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
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俱
奔州火續稿

卷之八十一

十一

濟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
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尋復與大將軍行邊嘗出朔
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又嘗驅代縣分遣兵出至三
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
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
寧瀉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歸虜益
避遠邊竟無事矣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
講說經義彬彬而文忠尤號有文采文忠益雅重之
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
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

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而文忠勸
上少所誅徠微忤 旨尋得疾二月增劇 上幸其

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文忠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
謚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
贈隴西王謚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生而長身
偉姿踈眉目顧盼輝如旣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
天台方孝儒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
是都 上亦目屬之旣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
中原要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
傅 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
亦婁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
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
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
皆敗於是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
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
爲推輪親送之江浙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
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
行怏怏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
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
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 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

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 王還師自救景隆
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
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
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書 燕王請罷兵辭

驕蹇

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

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
萬景隆乃奔濟南 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

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不下始 人王未

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金鉏
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

牟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十五

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
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又一載師屢覆
燕兵悉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如瑞
都督王佐來謁 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
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
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逆
之王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
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十石其太子
太師如故賞將淇成二公改脩 高廟實錄爲監脩
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自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扼腕謂
彼白刃割我而今以降虜而据我上其又明年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
二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
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
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
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
亡何文臣群臣復言誦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閤
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
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
莊田寶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
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
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
而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
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
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營府為漕事
卒子言恭嗣好文學有岐陽王風委寄大約如庭竹
弇州外史曰岐陽王不數為大將將輒有功歌詩悅
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哉謝高帝起民間嬰更
爨饑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而大

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

高帝遺意哉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卽愈愈生而有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群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而會高帝

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

弇州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十七

渡江而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來見侵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馘甲首千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因之進逼

其城破殺其守將鉄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發源下
得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狗高河壘下之遂由
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馬百疋
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三千遂克建
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
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之數
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叅政僉院如故兼總各
翼軍馬愈乃廣布 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
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
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

弇州文續稿

卷之八十一

十八

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已歸 上因其兵
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
人許獻地愈將以緩我愈調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
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傷
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
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 上進兵取洪都
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
兵來會攻江西行省叅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
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
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 上還建

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
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
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
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
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
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奔還
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
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
次馬明年陳友諒恣國師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
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
弁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一

十九

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愈上來援大破
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
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
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
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
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
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
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
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
湯和討方谷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上慰而誨之

於是大將軍經畧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隆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高帝即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又明年以

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悉平之又四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愈分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窟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卒上聞計

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瑩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待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前後托寄親謗

其敢望焉有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勛號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弇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勳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僉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其奉或謂高帝末

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雖爲畢萬可也外史曰余游襄陽陽人至今稱衛國公云

